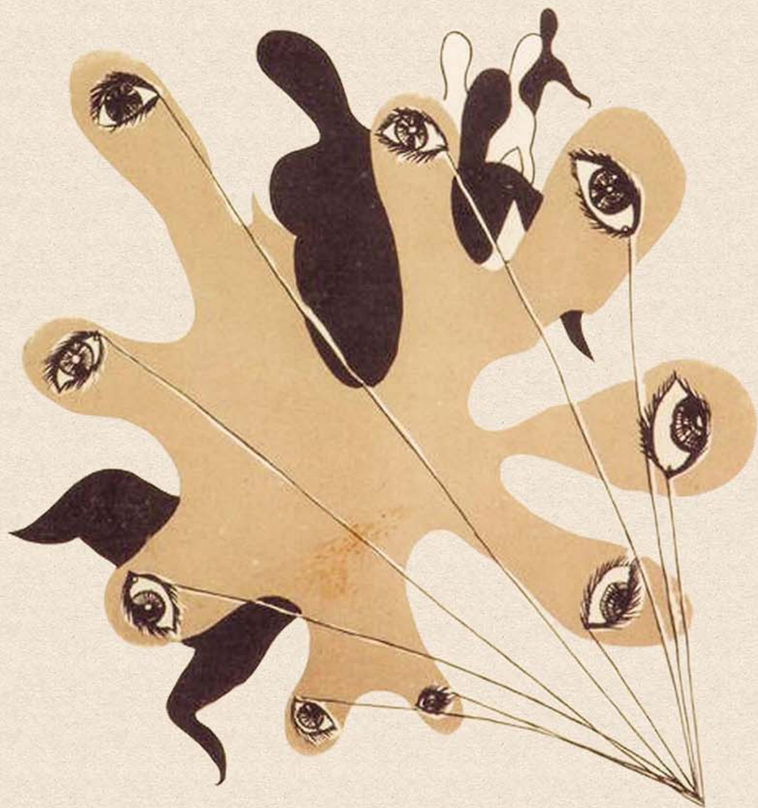
[日]林不忘 / 著　郑灵芝 / 译　古嘉怡 / 责编

钉起子藤吉探案手记



釘抜藤吉捕物覚書

長谷川海太郎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版权信息

书名:钉起子藤吉探案手记

作者:[日]林不忘

译者:郑灵芝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梅雨中盛放的花

一

“嘁，大清早的，真是够呛！”

够呛勘次将看到中途的话本合上，吵架似地说道。他隔着剃头铺大开的腰门格子觑着外头。

“快看，老大，有个天杀的得麻风病的打这里经过。——真是触霉头，呸！”

“金桂香便是唐锦鸡——咄！”

钉起子藤吉正与街道上管消防的头儿、丁巷的常吉下将棋，自方才起便不错眼珠子盯着棋路。听了勘次的话，他这样说着，从棋盘上抬眼，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门前大路。

只见那得麻风的穿件短褂，腰束梵天带，虽未循例佩柄木刀，却一眼可知是个武家杂役房做事的，俗称听差是也。此人年纪约摸二十七八，看上去颇有点力气。他斜打一柄破伞遮着濛濛细雨，正从剃头铺门前经过。那握着伞柄的手背、鸭跖草色的袖口处约略可见的上臂、还有隐在兜脸头巾下的脖颈，乃至整张脸上，都长满了赤黑色的小粒疮疱，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活似在酒桶里渍到将烂未烂的熟柿子。

“就他那样的身子，”藤吉回头看向勘次，“竟能够在武家大院当差。必是明石町或是潮留桥那一带的罢。——诶？我说，阿勘！”

而够呛勘次将他那瘦骨伶仃的黑脚丫子支在地台沿上，早已沉浸在《笠间右京暗夜降白狐》的情节里，充耳不闻藤吉老大说的话。

“长疮长到这般地步，想是发病足有两三个月。那副尊容，便是打杂也轮不到他，为何？——不对，这里头有点蹊跷。”

藤吉愣愣地盯着檐口白花花的雨线，拈了一枚吃进的棋子抚着下巴。

“蹊不蹊跷咱是不知。”棋盘对侧的消防夫头儿常吉开口了，“不过，老大，早前就已轮到你下。咱方才斜走银将，可算是妙着哩。”

“唔。”藤吉似回过神来，“我这倒成了臭棋篓子白费思量么。”只听得啪的一声，飞车直取敌阵化为龙王。

正值梅雨时下时歇的当口，弘化最末一年[注]的六月下旬。剃头铺位于江户八丁渠拐向合点小路的路口，钉起子藤吉今日仍一大早便在此安营布阵。对手来了又去，只有他久踞主位。他不时看一眼大道旁日用杂货批发铺金座屋那晾衣杆子上三尺见方的一角天空，那天色眼见就要大雨倾盆。他嗜好下棋，远效周武，近仿宗桂，颇为得趣。因他的罗圈腿形似钉起子，且一旦盯住一件事，便像钉起子一般绝不撒手，故得了“钉起子藤吉”这个诨名。钉起子藤吉可是当今威名远扬的合点小院私家捕快[注]老大，只见他身着蓝格子长衫，束焦褐色扎染短腰带，装束得体精干。他有两名手下，年轻一点的送葬彦兵卫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留下一句“去芝口一带转转”，照例扛着只竹篓子拾荒当消遣去了。轮值做饭的够呛勘次为着买块豆腐做午饭，跑到路口找豆腐贩子，结果赖在剃头铺里不走，拿着本半懂不懂的话本子看得入了迷，甚至都没有听到方才足有三人呼朋引伴要去幸町逛逛。眼看着就要到十时了，喔哟，后门口那株松树的影子已贴近拉门格子。

“老大！”

送葬阿彦不知什么时候像只猫似的立在剃头铺门口，身上的细纹棉布衫湿淋淋的。

“是你，阿彦——怎么这么早就想着回来？”

藤吉淡淡地回头瞟了一眼：“你小子，看这样子，想是捡到什么宝了罢。”

“嗯，打听到一点消息。”

勘次倏地翻身坐起，眼里一亮。

“我就说呢。”藤吉笑了，“不然，照你这脾气，不会空手而归。哈哈哈！”

“老大！”

“怎么？”

“借一步说话。”

“何至于。”

“得悄悄地讲。”

彦兵卫解下腰上白地蓝点的手巾抹了把脸，膝行着凑到藤吉身旁。

“老常，对不住。”藤吉向棋友略摆了摆手，“这下雨天的，连我都躁急起来。阿彦，你且速速道来。”

彦兵卫将右手拢成屏风状兜着嘴，凑到藤吉左鬓下，余下便只见他喉节上下蠕动了。勘次神思不属，漫听着苗木贩子的叫卖声从舟松町传来，渐渐离凑町近了。

这时，藤吉突然高声问道：

“谁的地盘？”

“灯笼铺子。”

彦兵卫也不再掩着嘴。

“灯笼铺子，就是亥之吉喽。老亥的地盘，那就是片门前到神明金杉，再一直过去到土器町。嘿嘿，这下可益发够呛了。”

勘次没来由地兴奋起来，插嘴说道。

“小子，且给我安分些！”藤吉喝道。他立起一边膝盖，转向彦兵卫。

“从地点来看，算是灯笼铺子的地头。没有上头的招呼，咱们不好贸然插手。”

“不过，老大，”彦兵卫骨碌咽了一记口水。“我正是应了老亥本人的请求来迎您哩——”

“他让我去？”

“是。”

“尸体什么情况？”

“新鲜倒是新鲜，只过了四个时辰——”

“唔。那案发现场呢？”

“灯笼铺子已安排人手保护。”

“那好。”钉起子藤吉站了起来。他身长只得五尺上下，周身却有着土佐犬般的剽悍劲儿。夹衣胸襟处隐约可见鸠尾穴有一处钉起子纹样的刺青，形似松叶。

“老常，你也听见了，这下雨天的有人要拉我去。咳，胜负容后再决罢——喂，小子！”他轻踢了踢脚边的勘次，“你给我速速跑去小院拿雨伞来。”

二

“酒醺醺半推半就，欹枕斜卧并头眠。咦呀呀，晨钟最可厌——”

勘次裹着件向神田叔母硬索来的惟一一件体面衣衫，熟腔熟调地哼着小调，先于众人沿三十间渠走着。

藤吉稍晚一步，边走边用略有点斜视的眼睛打量着细如绢丝的春雨濛濛然洒在人家后门晾的蛇目纹样的纸伞上，一路上仔细听彦兵卫的描述。一只青蛙慌慌张张躲到河岸柳树脚下去了。三人从奥平大膳府第附近沿胁坂淡路太守宅邸的土墙一直走，不觉间已穿过芝口，来到源助町大街上。

进入芝口宇田川町地界，凌晨三时一直下到现在的小雨也渐渐收住。将近正午，阳光从碎云间洒将下来。就在这时，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听差从藤吉和彦兵卫边上跑过去，手上拿着只小小的包袱。

“阿勘！”藤吉唤道。

“什么事？”勘次回头，恰与那名听差打了个照面。那人逃也似地一溜烟遁走了。

“看见没有？”藤吉道。

“看见啦。”勘次蹙眉道，“正是先前那个得麻风的。呸，真是够呛。”

藤吉款款道：“阿勘，记好他的长相。”

“那个家伙有什么来头么？”彦兵卫问。

“没什么。这麻皮脸来路不明，先认一认他的容貌总不会有错。唔，阿彦，你再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送葬彦兵卫临时起意到许久未去的狸穴町去拾荒。许是日出时分便从八丁

渠出发的缘故，当他背着心爱的竹篓子来到金杉三丁目，经过户田采女配宅附近时，尚还是卯时，亦即七时，淡紫色的炊烟袅袅升腾。坐落着许多寺庙的寂静偏巷里，彦兵卫呼吸着料峭的白雾，不急不徐地走着，右手边是御灵庙那片林子。突然，传来乌鸦激越的振翅声，野狗也不服气似的遥遥叫唤起来，他不由吃惊地停住了脚步。有间叫做随全寺的法华宗家庙，旧石墙早已坍塌，如同长草的河滩。在草丛一带，一眼可见无数乌鸦聚成一群栖在那里，十余只流浪狗也远远地围着，狺狺狂吠。野狗迫近了，乌鸦就飞起；乌鸦落下，野狗便后退。彦兵卫一时在路上看着这犬鸟相争。因这一带都是像御灵庙这样的地方，杉树林子很多，乌鸦并不少见。不过，这动静不同寻常，且野狗叫得十分凄厉，捕快彦兵卫的脑子里疑念顿生。

彦兵卫捡了几块趁手的石子，踏着鸭跖草丛，边趋近边抛石子，将乌鸦和野狗一并赶走，行至随全寺的石墙底下检视。

但见那里仰面倒着一具女子的尸首，为夜雨淋湿。彦兵卫却是眉头也未稍动。他就像在水沟旁发现半截草鞋一样，手执竹筷捅了捅这女子的身体，然后放下竹篓，像狗一样四处嗅了一遍。他在尸体脚边的草根处发现某样发光的小物件，便郑而重之地塞进围裙兜子深处。接着，他央恰好从偏巷经过的卖甜豆的小贩报知片门前町的私家捕快——灯笼铺子亥之吉，自己将外褂下摆撩起，蹲在尸体边上，复又全神贯注地观察起女尸及周边情形来。

女子被剜了咽喉，已经死去。伤口系凶器向内扎入，且现场并无任何刀具，故彦兵卫一眼便能看出并非自尽。如系自杀，一般是刃口朝外，打横向前划拉，伤口自然就会外翻。此外，颈部肌肉结实，能如此齐崭崭地割开，必须借助旁人，而且是男子之力，彦兵卫迅速作出判断。不消说，这女子乃是命断他人之手。周边并没有看见太多打斗的痕迹，要说古怪诚然也是古怪。不过，早起便一直下雨，多少会对这一带造成影响，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喉部的伤口翻着白肉，像贝壳一般，血已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死者年过二十五，正值盛年的身子丰满结实，裹着缀黑领子的深碧色三条一组竖纹绢丝外服，衣带是淡黄博多绢布和黑缎拼接的双色腰带。梳时新的银杏返梳髻，但押发的钗子已断，雨打得黑发覆住了半张面孔。嘴角上，两三根青丝连同遗恨紧紧衔在犬齿下，再不松开。——从这女子的遗容看，体态风流袅娜，恐非良家妇女。敞开的胸口有三处刀伤，右手也有大小两处伤口。白皙的脚踝沾满黑泥，早已僵硬，却仍牵惹男人的目光。红色内衫下，大腿若隐若现。这一切皆笼罩在无声无息的雨中。彦兵卫眯着眼睛注视着这景象。

这外表寒碜的男子一个人蹲踞在空地里，引得两三个过往行人心怀忌惮地驻足围观。这时，灯笼铺亥之吉听了甜豆小贩的紧急报知，带着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赶到。街口值夜的更夫和町上值月的官差也分别接到消息过来了。不过，亥之吉他们的看法终归没有超出送葬彦兵卫的观察范围。最要紧的是，被害女子身份不明，使得现场众人不知从何着手破案。

看热闹的开始多起来，做粗工的率小打杂的费劲地拦着不让他们往草地里走。有人认为，围观众人当中也许有认识死者的，应该松一松警戒，让他们看看死者的遗容。灯笼铺掌柜则认为这起案子自己解决不了，同时也为了给发现现场的彦兵卫一个面子，与在场的衙役队长合计一番后，决定立即向八丁渠老大求援，遂匆匆跟彦兵卫商量，让他前去合点小院接引。

三

狭窄的路上挤满了闲人，喧攘不休。

钉起子藤吉将袍子下摆撩起来别在腰带上，带着够呛勘次和彦兵卫小碎步分开人浪，进入现场。

“在场的各位，辛苦辛苦！”

他打着招呼，矮小的身子早已屈成两截，俯在尸体上方。他将食指伸进喉部的致命刀痕中探了一探，在草叶上将粘稠的血拭了，接着张开手指估测伤口。接着，他命勘次打开死者那已像石头般僵硬的双拳，认定手中并没有攥着任何线索。最后，他略掀了掀女子的下衣，确认没有受到侵犯。

“唔。”藤吉哼哼着抻了抻腰，阖眼抱臂。

“大老远的请您过来，真是过意不去。”灯笼铺掌柜开口说道。藤吉却并不答话，连身子都未动一动。

“此女的身份已经查明。”灯笼捕掌柜继续说道，“她名叫阿新，前日刚在离此处不远的笠森稻荷神社院内开了家茶水铺子。也不知她在哪处赁屋住，真正是孤魂野鬼——”

话说到半截，又大声对背后的小伙子喊：“诶，那个谁，这事儿没错吧？”

“我虽只从铺子跟前走过，看着跟那位大姐委实相像。”

年轻人板着脸答道。藤吉像化石一样，只伫立在那里。人们都盯住他的脸。

“此案定少不了有艳情牵扯罢？”灯笼铺掌柜再次打破沉默。

“——”

“莫不是殉情？”

“——”

“不会是盗窃吧？”

“——”

藤吉抿着嘴，一径闭着眼睛。灯笼铺掌柜终于不再吭声了。这时，藤吉茫茫然睁开眼睛，像丢了东西的小孩一样扫视尸体的周围。

“鞋呢？死者的鞋呢？”

“咳，在这里。”

一名町差犹犹豫豫地取出只乌漆短齿木屐。藤吉只瞟了一瞟：“雨是凌晨三时开始下的？”

“是。”有人应道。

“阿勘！”藤吉喝道，“来搭把手。”

藤吉不等勘次来挪尸体，先将手伸到女子的腰背下摸了摸土，很快又用同一只手搓了搓脚下的地面，大约在比较湿度。倏地抬起头时，他那人称能观八方的双目中又有了天生的爽朗。

“凶器小巧是小巧，却不是匕首。”他轻声自语。

“也不是尖刃的鱼刀。是菜刀，平头菜刀。杀人只能用切菜刀，找不到其他刀具，这样的地方——阿彦我问你，香积厨什么地方才会有？”

“嘿嘿嘿，”彦兵卫笑了，“寺庙喽。”

“没错！”

藤吉也微笑了。众人俱惊，然后下个一瞬间，视线不约而同地越过石墙，看向随全寺的瓦顶。低空中鹞鹰追逐着一群乌鸦，在那下方，石墙的边上，有一株羽毛状叶子的乔木，黄色的小花在雨中开得正盛，鲜明地映入钉起子藤吉的眼帘。

人们团团围在他的身边，寻求解释。藤吉的视线似冻结一般，不曾从那黄色的花朵稍离。良久，他低声自语道：

“不对，也不是寺庙。”

藤吉冲口说出这话后，却是立时振奋起来，抓住近旁彦兵卫的手肘：

“我说，阿彦，一个大男人从这一带出发往东北方向去，能够在大约一个时辰内往返的地方，会是哪里？”

“紧赶慢赶？”

“唔。”

“东北方向的话，该是山王行宫罢？”

“那么，它跟龟岛町——”

“一步之遥。”

“好，阿彦，你给我跑着到龟岛町的近江屋去——”

藤吉似被什么触动，有了主意。彦兵卫边听边点头：“得令！”便飘然动身。

“竹篓子先放下呗。”

勘次半开玩笑地追着喊道。

“阿勘，少说废话，跟我来。”

藤吉说着，飞鸟也似迅速攀上随全寺那塌掉的石墙。勘次不肯落后，跟着爬上去。

“老大，容我在您面前多嘴，寺内的调查您先缓缓。此处归寺社奉行官管辖，咱们町上的人不好——”

町差头子这样说着，边顾忌着衙役们的脸色，忧心忡忡地仰头看藤吉。

“不就看个花嘛，管它在寺内还是在别的地方，有何不便。”

藤吉一脸若无其事，站到树下，左右打量着黄色的花儿。忽地，他撩起衣摆，像蹚浅滩似地在那一带走动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雨水冲刷过的

杂草东倒西歪，绽着黄花的细枝散落一地。此处与大殿之间是不甚开阔的墓地，树林间隐约可见错落的石塔和木牌位。

勘次和灯笼铺掌柜都猴子学样，望向那开着黄花的树木一带。藤吉从近两尺高的草丛中找到根青竹杖，心不在焉地用这竹杖拨拉了会儿地面的细枝，又从袖兜里掏出来时路上彦兵卫交给他的一样小小的金属物什打量了片刻，然后径直向内院走去。后边两人一头雾水地跟着。

突然，藤吉似想起什么来，悄声向勘次吩咐了几句，勘次吃惊地确认。藤吉目光炯炯，神色严峻。勘次匆匆出寺，消失在屋敷町的街角。

四

“死人固然晦气——”

禅房阴幽，藤吉跨进玄关，蓦地扬声，似破钟敲响。

“你们是怕惊动寺社奉行官，还是有和尚真做了见不得光的事？不管怎么说，人死在你们墓地，也算是有缘法。竟将尸首踢到石墙下，岂非过分？咄，咱便是八丁渠的藤吉！”

海底一样的寂静当中，惟有藤吉的声音朗朗入耳。灯笼铺掌柜心中打鼓，不由地扯了扯藤吉的袖子。

“老大——”

“咱心中自有分寸。”藤吉提高了嗓门，“虽说死人晦气——咦，这难道是间野寺？都没有个人？”

“来了，来了。”

这时，从里间出来一个年纪尚轻的僧人，他有气无力地答应着来到门口，垫着法衣下摆跪坐下来。

“小僧适才在佛堂深处诵经，并非有意怠慢。请问有何贵干？”

“住持呢？”

“他去森元町守灵，自昨夜八时便不在寺里。”

“八时？”

“是。”

“住持尊姓大名？”

“下田日还便是。”

“如您所见，咱是个道上的粗人，言语多有冲撞，还请恕罪。”藤吉当即打个圆场道：“向您打听件不相干的事，这件物什到底是谁的？”

他说着取过晾在围炉旁的深蓝布袜，向年轻僧人面前胡乱一掼，打量对方的表情。

“您问得好生奇怪。——不过，这布袜看着像是——”

他端详了一下，忽地抬头：

“这布袜莫非有什么疑点？”

“少了一只袜扣罢？”藤吉拿鼻子嗤笑了一声。

“果真，右脚缺了一只。”

“在这里呢。”藤吉探了探袖兜，将彦兵卫拾到的小小金属物什放在掌中，直送到僧人跟前。

“和尚，这袜扣跟其他的一模一样罢？”

“这袜扣为何会在你手中？”

“掉在对面那块荒地上。”

“荒地？莫非是石墙下——？”

“对，就在尸首边上。”

灯笼铺掌柜闻言不由地一凛，趋近一步。僧人却是一脸惊讶。

“你说尸首？——什么尸首？”

“呵，是阿新的尸首嘛——”

“诶？那、那个阿新？！”

“我说，你快告诉我这布袜到底是谁的？”

“此布袜确系寺中杂役佐平所有。”

“这位佐平老兄现在何处？”

“咦，方才还在那里。——佐平，诶，佐平！”

只听垒着成捆木炭的一隅，有人发出窸窸窣窣的动静。

“喝！”

藤吉当即使个眼色。灯笼铺掌柜会意，扑将过去，旋即揪出个猫崽子样的小老头儿。不必说，便是随全寺的杂役佐平。

“混账东西，岂容你溜走！”灯笼铺掌柜得意洋洋，待要大力扣住佐平老头儿的胳膊。

“嘿，掌柜的，这里可是寺内。可别轻举妄动，招惹是非哟。”

藤吉揶揄地笑道，又转身对僧人说：

“此人便是佐平老兄，布袜的主人罢？这桩事先放着，我还有事相询：你适才直呼‘阿新’，亲暱得很，那位大姐跟这寺庙是何关系？”

“这个——”年轻僧人的脸色变得苍白。

“这个，事已至此，我便如实相告罢。”

“唔，倒是个爽快人。”

“说来惭愧，这位老大，事情是这样的——”

根据他一五一十的交待，因他年纪轻轻便早晚事佛，寂寞难当，一来二去竟与笠森稻荷那间茶点铺子的阿新偷偷相好上了。他战战兢兢地负着破戒的罪过，烦恼焰却是欲燃欲炽。终于嗜毒成瘾，一不作二不休，索性瞒过住持的眼睛，将那女子招入自己的寝室，于女色地狱那可怕的快乐之中，只恨近日长夜转短。

这位叫阿新的女子本非江户出身，自大宫转来此间时日未久。她虽是小地方的姑娘，形容却是标致，故茶点铺子开业一两日便有了无数主顾。她本性并不轻浮，对待那一众男子好似柳条迎风，顺而不从。两人由起初的调笑到关系渐深，不过她并未专对随全寺这年轻僧人献媚，皆因她从心底里

害怕那个一起从大宫逃来的无赖情夫。女子有次在枕边对僧人吐露真情，称那男子近来益发凶暴，对她与随全寺僧人的关系尤其嫉妒，每天都缠着她，逼她同居，而她早已对那种人心生嫌恶。

昨夜也是如此。趁住持和尚不在，商定由杂役佐平领着女子潜入寺内，结果——

“未曾想竟出了这样的事。”

僧人眼中盈泪，拨着手里的念珠。

“送葬倒是您的本份。好歹将那遗体——对了，这位佐平老兄，寺里昨夜有无东西丢失？”

佐平被灯笼铺掌柜搡了一下，默然颔首，似说不出话来。

“进了小偷么？”

佐平点了点头。

“忘记锁门了么？”

佐平垂下头。

“我来猜猜失窃之物罢。——菜刀是不是？嗯，切菜的平头菜刀罢？”

“嗬。”

佐平答道。这时，奉命去山王行宫附近的龟岛町找药材批发铺近江屋的送葬阿彦悄无声息地回来了。

“我在凶案现场一打听，人说老大在这寺里。老大，那人去过近江屋没有错。”

“唔，去买牛蒡？”

“是。干牛蒡和烘干的生姜——”

“所料不差，哈哈哈。阿彦，辛苦你了。”藤吉纵声大笑。

“那么，佐平老兄，我来问你。今早在墓地对面的那株树底下，这僧人，或是你，发现了阿新的尸首，因不想捅到奉行官跟前，便用这件物事，这根棍子，”他挥了挥手中的青竹杖，“掸去覆在尸首上的细枝，再将尸体从

石墙上踹下，装作不相干的模样。布袜上的扣子，还有你裤子上的血印，佐平老兄，咱打量着就是你干的，对也不对？”

佐平垂首注视着裤子上的血印：

“因森元町有新棺要停进来，今早五时稍过我便去打扫墓地，结果——”

“阿新！”年经的僧人发疯了似地大叫起来。“阿新，阿、阿新！”

“尸首在野地里。”藤吉怃然道，“你要是愿意，就去看看她。”

年轻僧人抖抖索索地趿上木屐，泪流满面，待要奔出。灯笼铺掌柜将他制住。

“遇害女子的情夫你有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没有见过。”

“掌柜的，放了他罢。”藤吉大包大揽地说道。“犯人方才已经逮到啦。”

话音未落，后门有人大喊：

“老大！”

够呛勘次那五尺八寸高的身影浮雕也似地倏然出现。

“阿勘？进展如何？”

“上上大吉！”勘次双拳袖在内襟，说道：“找了两三处地方，最后在三轩家町的路当中迎头撞上啦。”

“今天早上那个得麻风的？”

“可不是。”

“唔。”

“那个混账东西正从秋月佐渡大人的衙门里夹着尾巴逃出来，因他面皮变成那个模样，被咱逮了个正着，交町公所看管了。”

“他是不是抱着个包袱？”

“对，牛蒡——”

“干牛蒡和烘干的生姜。”

彦兵卫接过话茬。勘次惊讶地眨巴着眼，沉默了。

“挨咬了？”藤吉问。

“小意思。”

勘次舔了舔手背上的伤，笑了。

“在町公所里动手了？”

“嗨，揍了个痛快。不过，老大，那厮倒真是道上的人，爽爽快快地认栽了，倒是没怎么费周折。”

“干得好！”

藤吉说完，速速向门外走去，边走边道：“昨夜，他在寺门旁打埋伏揪住阿新，命她跟和尚断了来往。阿新不允，他便潜入内院，打算把和尚带出来。不想在暗影里摸到把菜刀，变了主意。——他是这样招认的罢？”

“是，没错。还有——”

“余下的情况我已有数。喏，凶手在墓地里超度了阿新——”

“诶？”

灯笼铺掌柜，还有佐平和彦兵卫，众人皆愕然瞪着藤吉的背影。藤吉回身，道：

“那个得麻风的便是阿新姑娘的情夫。除森元町那亡者外，又添一具新尸，不，两具也未可知。佐平老兄，你可有的忙活喽。”

一名消防伕慌里慌张地奔过来。

“不、不得了啦！那个年纪轻轻的和尚在后门跳了井——”

“哈哈哈，被我说中了吧？掌柜的，莫发牢骚啦，快办你的案去。阿勘，咱们找个地方吃碗茶泡饭就回罢。阿彦，可别落下你的竹篓子。哈哈哈，好了诸位，多有扰攘，告辞罢！”

五

“老大实在高明，竟早早便料中真相。”

“呵呵，喝酒，喝个痛快！”新网町一间叫做龟屋的小饭馆二楼，钉起子藤吉大模大样地盘腿坐着，少有的好心情。“喂，大姐，来一碟醋渍蚶子。唔——是这样的，我检视伤口，推测凶器为平头菜刀。死者于四个时辰前殒命，身下的泥地却因凌晨三时起下的雨而透湿。如此，虽没有阿彦那千里循味的鼻子，也可猜知尸体乃是他处移转来。看到石墙上的黄花——阿勘，今天特别允许你喝，敞开了喝罢——看到那花，我便想起早上那个得麻风病的。且阿彦还捡到袜扣，令人生疑。遂上前一看，果不出所料，满地落花。听好了，阿勘，那根用来拨拉枝叶的竹杖也掉在地上。”

“细枝的确到处都是。不过，老大，那竹杖到底用来做什么的？”

“佐平那老家伙，便是用竹杖子将覆在尸体身上的细枝挑掉。阿勘，你一顿吃那么多，好歹也动动脑子。”

“可是，老大，为何他要用到竹杖子？”

“他心里清楚得很。老头子老婆子也不愿得麻风病么。”

“唔——”彦兵卫沉吟。

“哈，阿彦，学我样。”

“不是学样。”送葬彦兵卫眨巴着眼睛，“凶犯路过八丁渠去近江屋买那些牛蒡和生姜用来做什么？”

“那可是灵丹妙药。”

“治麻风病的？”

“谁得了麻风病？”

“凶手。”

“哈哈哈，你们俩脑袋缺根筋么。”藤吉笑得膝盖直抖，酒都洒了。“早上见到那听差，那面相总在眼前盘桓不去。他的症状，我跟你们讲，可不是麻风病。说到底根本就不是病。”

“诶——？”

“诶什么诶。”

“老大，且慢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那是生漆过敏。”

“诶？”

“生漆。”

“生漆？”

“没错，生—嗯—漆。哈哈哈，明白了么？”

“那么，那棵树——莫非是？”

“正是漆树。看到那花，我便恍然大悟。那小子，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这是漆树，又揪又扯，折下许多枝叶遮盖尸体。过得四个时辰，便成了那幅样子——有道是，梅雨黄花会说话。哈哈哈。”

“嘻嘻，老大，花儿会说话？”

一名伶俐的女侍轻捷地拉开隔间的门：

“上菜啦。劳诸位久等。”

“咳咳，这醋渍章鱼是在下的。”

够呛勘次煞有介事地换了个坐姿。女侍打开环廊的长窗，只见下了许久的雨业已止歇，品川的海面风平浪静，银光闪闪，好似图画一般。小船迅捷地打眼底下驶向深川，橹声悠扬。近海处烟霭蒙蒙，大约是离港船只上的炊烟。

“来来来，喝酒，再喝一杯！”

钉起子藤吉脸泛红潮，玉山将崩。送葬彦兵卫接过满满的杯子，口占一句：

“花开梅雨里，彼岸扬千帆。”

---

1. 弘化：江户时代的年号，1844～～1947年。（译注）
2. 私家捕快：江户时代警力不足，协助官差调查罪案、抓捕犯人的民间侦探应运而生。他们多为江湖人士，不属于幕府的正式编制，没有俸禄和

职衔。虽可获得一定的报酬，但不足以维持一家生计，一般会同时做一点小买卖。（译注）

三组脚印

一

浩浩江户，正是夏日拂晓时分，天色泛紫。

这是七月十四日的事。今日祇园三社牛头天王祭的神田明神神舆将从南传马町的行宫回驾。就在这一日清早，合点小院的钉起子藤吉从秋元但马太守的别邸领了通宵酒肴的款待，携他的手下够呛勘次，沿着本多肥后府第的围墙，正走到与八丁渠数步之遥的箱崎桥。

“阿勘，约摸七时了罢？”

“诶，大约是。”

出御门时天还是黑漆漆的，这会儿夜雨新晴，雨气未消，东边新大桥上空终于开始泛白。尚未有人家早起，路上连人影都不见一个。晨风冰凉，藤吉酒醒，不由地缩了缩脖子，将藏蓝结城绢袍子的衣领捂严实了，默不作声地走在泥泞的道上。

“这雨下得够大，真叫出人意料。前半夜十一时直下到后半夜二时，倾盆也似，后来又改了主意似的突然就停了。赫，结果路上全是泥。真是够呛！”

够呛勘次嘴里嘟囔着，使足劲儿一个个水坑跳过去。藤吉则在想事情。

在南茅场町，金山寺味噌批发铺八州屋早已不当家的老太太，不知去向已有两三日，这是近日使藤吉头痛的一桩案子。八州屋分头出动，把亲戚熟人乃至生意上的人都找了个遍，却是音信杳然，遂央合点小院的私家捕快注头子钉起子藤吉帮忙寻人。这当中令藤吉不快的是，樱马场的私家捕快驹藏手下有个叫味噌松的，是金山寺味噌的零卖贩子，平日里常在八州屋走动，因此之故，驹藏打一开始便插手这件案子。并且，他每每与藤吉抬杠：藤吉一早便推测老太太已经身亡，而驹藏，看那样子却是认定老太太尚在人间。话说回来，藤吉手头也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去主张阿定——就是那老太太的名字——已死，只是有那样的直觉。这愈发使藤吉烦躁。接下来，掘地三尺也要找到阿定的尸首，送到驹藏跟前打他的脸，非此不能平息心头暗火。藤吉这样想着，大剌剌地兀立在箱崎桥正中央，打量着河渠的上下游。

经过昨夜的大雨，渠里水量上涨，水面混浊，倒映着尚未大亮的天空。六角石材砌成的两岸已破败不堪。前有凑桥，后有法界桥，往上游去是沉铠渡口。藤吉瞪着有点斜视的眼睛，望着这个方向。突然，他发现小网町河岸边停着两三艘乌漆漆的运货小舢板，似被吸引住，走近几步，紧紧地伏在桥栏杆上。

“那是怎么回事？”

勘次也凝目看去。那是一些外壁斑驳的乌漆小舟，其中有一艘颜色尤其深。

“阿勘，这河底疏浚过罢？”

“诶？”勘次将手拱在前襟里遮着嘴，“跟八州屋的案子有关么？”

“是我在问你。”

“嗯，从上到下疏浚过了。阿彦领着人干的。”

“既是阿彦经手，必不会有差错。阿勘，你抛块石头，看能不能扔到船那边。

勘次返身从桥边拾来小石子，用力扔了出去。但见桥和船之间腾起小小的水沫。许是被那动静惊着，船上旋即飞起无数的乌鸦，嘶叫声咿咿哑哑在屋顶回荡，仿佛一大片芝麻撒在低空。只余小船不住晃动。

“乌鸦？”

“是。

“方才那地方聚了些小鱼么？”

“是。”

“阿勘，怪冷的，走罢。”

二人正要走开，本应留下看家的送葬彦兵卫不知何时无声无息地立在眼前，带着一个小伙计。

“呵，阿彦，你这会儿在这里做什么？”

“老大，我是来迎您的。”

彦兵卫诡诡一笑道：

“八州屋有人被害，是掌柜的。老大，那杀人手法可真是妙得很。”

“诶？八州屋，那家味噌铺子？”

勘次大吃一惊，插嘴问道。而藤吉却似早有预料，不动声色。

“不是那家还有谁？老大，这小伙计跑来报信，我哪里坐得住，既晓得您的去向，便飞奔来迎接。”

藤吉默不则声地迈步走去。过了桥，向右拐便是茅场町。沿着河渠一直走便是牧野河内别邸，再往前走几步，右手边可见沉铠渡口。左边，折向坂本町的街角上，挂着“金山寺味噌批发铺江户本家八州屋”招牌的那家店，便是祸事连连的凶案现场。

藤吉急急走在大雨初歇的泥道上，勘次和彦兵卫二人将报信的小伙计挟在中间，小跑着紧随其后。

小伙计带着哭腔说，他正在店里睡着，被老板娘和恰好来进货的味噌松喊醒，光着脚跑去八丁渠的合点小院叫藤吉。至于主人何时遇害，小伙计一无所知，只知道尸体横在后面的味噌仓房内。

“赫，既然味噌松在那里，何不找樱马场的捕快去？真是够呛！”勘次恼火地说。

“我们老板娘说了，这是藤吉老大的地头，得先报知八丁渠。”

“那接下去你要跑去叫驹藏喽？”

“不用，阿长已经去了。因阿松坚持一定要请他们老大驹藏出马。”

“阿长是另一个小伙计么？”

“是。”

“当时他跟你一起宿在店里？”

“是。”

“尸体是谁发现的？”

勘次来了兴致，这样追问小伙计时，藤吉回头斥道：

“阿勘，少说话，快走！”

勘次挠了挠头。

清早的太阳照着大雨浇湿的街巷。亮闪闪的阳光开始在家家户户的檐头舞蹈，将昨夜下了约摸两个时辰的倾盆大雨全然抛在脑后。一行人保持着压抑的沉默。

天早已晴开，金光遍洒。茅场町大街行人杂沓。就在前不久，八州屋在屋后新建了味噌仓房，带便将屋子周围的地面整了整，故周边皆是红色粘土，像田地一样蓬松。这泥地吸了雨水，有了一定的粘度。原先的坑坑洼洼被半夜里的雨洗刷得一干二净，变得平整的泥地上，沿着左手边通往宅子的小径有一排高齿雨屐的齿印。这齿印极深，犹如刻上去一般，可确知系三个时辰之前所留。点点齿印从小径延至后门，藤吉大老远就注意到了。

藤吉回身看向小伙计的脚。是光脚丫子。他连忙在八州屋前站定，只见两组小小的光脚印从大门下方的矮门出来，踩着那一二尺厚的软泥，一组向左，一组往右，瞧得再分明不过。藤吉沉吟起来。

“唔，小伙计，那个阿长比你大三四岁，也光着脚丫便出了门，是不是？”

小伙计夹在勘次和彦兵卫中间，这时刚刚赶到，话也说不出来，只点了点头。

“干得好，你们两个。”

藤吉微微一笑，似想起了什么，迅速脱了鞋，

“阿彦，阿勘，咱们也得这么着！”

“好嘞！”

两人说着，也光脚下了地。三人的木屐一并由那小伙计拎着。够呛勘次已了然此处必是要紧处所，便问：

“老大，咱们从何处下脚？”

他将麻叶纹样的头巾在鼻子下方打个紧紧的结，跃跃欲试。但藤吉只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勘次和彦兵卫都有点失了兴头，下意识地顺着藤吉的目光看过去。藤吉仰头看着八州屋的门柱。

去年岁末，恶性流感，又称染风，在江户全城极为猖獗，坊间流行将写有“久松不在”㊟的纸条贴在门口，作为祛除疫病的符文。一时家家户户可见这纸条。不过，盛夏里风邪蛰伏，断无将那种物事直贴到今日的人家。然而，这八州屋靠左边小道的大柱子上却有这样一张写有“久松不在”的雁皮纸，用棉线挂在钉子上。要说这是忘了撕下，那就应当贴那里才是，这纸条却是随时可挂可摘。这莫名地吸引了藤吉的注意。用的是雁皮纸，字乃新写上去，细究起来也是可疑，何况那字体和笔势——

“谁写的字？”藤吉问，目光仍盯着纸条。

“不晓得。”小伙计吸溜着鼻涕。

赤脚立在泥道上的三个人紧盯着“久松不在”四字，动也不动。朝霭笼罩着一长溜尚未开门的商铺，昭示着今天一整天都将是晴天。在一片明亮的静寂中，右手边沉铠渡口方向意外地传来乌鸦的喧叫。

“大家切不可踩到这一片。”

藤吉率两名手下，由小伙计带路，避开空地上留下的雨屐齿印，转到宅子的后门。

“老大，你心中可有了主意？”送葬阿彦悄声问。

藤吉笑了：“这个嘛，你且等着。”

二

八州屋孙右卫门倒在味噌仓房入口，身上还穿着被雨淋湿的衣服，头部朝向东北方，被砸得面目全非。玄关地面上只有两三筋赤黑色的粘稠血线，四下里并无激烈争斗的痕迹。带着毛发的皮肤，乌冬面状的脑髓，胡萝卜样的肉片……溅得到处都是。束着头绳的发髻跌在尸体的手边。凶手想是个极孔武有力的，用某种沉重锋利的刃器一击毙命。这一点不用捕头藤吉说，任谁都可轻易想见。呈现在他们眼前的便是这样一副惨状。

藤吉命勘次留在仓房前守着，自己与彦兵卫赤着泥脚进屋来到尸体旁。彦兵卫一眼便看到死者脚边有一双高齿雨屐。

“老大！”

“唔，你拿去比对比对。”

彦兵卫拿着木屐出去了。藤吉蹲下身，口中自言自语：

“这是还下着雨的时候回来的——想是有三个时辰了。”

接着，藤吉并不怎么在意头部的大伤口，却目不转睛地看着死者微仰的颈部。那里还残留着类似勒过的红色痕迹。再仔细一看，上面还附着灰尘大小的麻绳渣子，像细细的汗毛。藤吉抬起脸来，嘴角紧锁，眼睛发出异样的光芒。

“老大。”彦兵卫回来了，“不大不小刚刚好。那是八州屋掌柜的脚印错不了。”

“深不深？”

“呃，这么说来倒是有点——”

“阿彦，你挪动一下尸体看看。”

孙右卫门相貌斯文，身量小巧，虽身死无力，彦兵卫也能只手拽动。

“沉不沉？”

“哪里，轻得很。”

说着，彦兵卫又将尸体挪动了一二尺，下面露出一把血迹斑驳的大斧来。太阳从仓房的粗棂窗漏进来，照在磨得锃亮的斧刃上，犹如波光闪闪的浪尖。藤吉笑了。

“看！哈哈哈，凶手可是个行家哩。难怪一时半会儿在这里东探西寻也找不出破绽。”

“老大，有线索啦？”

“唔，也不是没有。”

藤吉支着两手匍匐着绕尸首查看，边说道：

“伤在内脏，却没有溅起血来。不对，有溅起来，只是其势甚弱。”

藤吉蓦地站起，拂了拂手上的灰土，拔腿就走。

“阿彦，过来。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

来到屋外，只见勘次百无聊赖地站着。从味噌仓房到厨房门口是平整过的粘土地，铺着长约十二尺的薄杉板。泥地上有清晰的草鞋印和女用矮齿便屐的齿印，两组脚印都很新。大大小小的赤脚印是八丁渠的三名捕快及方才带路的小伙计的。藤吉环视周围：

“脚印有三组。高齿雨屐是孙右卫门的，脚印从门前大路走左边小路进了仓房，然后就没有了。这矮齿便屐是老板娘的，在厨房和仓房之间打了个来回，最后落在主屋。这可以看脚印的朝向，连傻子都能推断出来。还有一组脚印是草鞋——”

“嘿嘿，是咱家的。”

有个声音说道。与此同时，驹藏手下的味噌松从厨房洗碗池处露出脸来。暴躁好斗的勘次早已不快地将脸别向一边。彦兵卫则逆着仓房前那草鞋脚印的来路，从右手边后巷循踪向坂本町而去。

“哟，阿松。”藤吉笑模笑样地说，“你这做生意的，也是走了大运了。”

“嗐，谁叫咱好巧不巧第一个发现凶案呢。但凡我知道的，定原原本本说出来，助您破案。事情是这样的：方才我离了坂本町的住处，准备跟往常一样叫卖味噌去，到这宅子里来取货担并批货。我径直朝着仓房走，从坂本町进入后巷那一带开始地面上的土就特别软。您也看到了，我在右手边到仓房留下了那一溜脚印。嘿嘿，那正是咱的脚印。”

“直接去仓房取货担？怎么讲？”

“老大，不瞒您说，咱跟这家铺子约好的：平常将货担寄存在仓房，每日清早空着手出门，到铺子里取味噌。”

“我晓得了。那每日清早你过来时，铺子里的人都起来了么？凌晨四时对咱来说还是半夜哪。”

“怎么会。我一般是将阿长喊醒。”味噌松坦坦荡荡地继续说道，“结果，老大，今日早上出了这起大事。黑咕隆咚的被掌柜的尸首绊倒，就连我也是吓得魂飞魄散。于是我马上去叫醒老板娘，带她到仓房，又分别遣了两名小伙计，命他们速速出发，一名去找老大您，另一名，想是多余了，去樱马场。”

“想必驹藏大爷只须瞧上一瞧，案子就了结啦。对不对，老大？”

勘次阴阳怪气地说道。藤吉没有回答。他忽然屈下身去，脸几乎贴到地面，紧紧地盯着孙右卫门的脚印。

“阿松，昨夜几时下的雨？”

“不太清楚，半梦半醒间依稀记得约摸从昨夜十一时到凌晨二时听到雨声。”

“唔。”藤吉直起身来，“如此看来，八州屋老板定是在昨夜十一时到凌晨二时之间回来的。喏，看这脚印。屐齿印被雨泡得走样了，里面积了水。这脚印没有那么新，跟草鞋和女用木屐相比，虽印得深，却颇为走形，这是后来被雨浇了的缘故。说起来，仓房的尸体也是淋得精湿。是不是，阿松？”

这时，彦兵卫回来了。

“没错，老大，这草鞋印是新的，印上去还不到一个时辰，打坂本町来，经过后巷到了仓房。”

“那脚印嘛，阿彦，是阿松的。”

藤吉说。味噌松讨好地笑道：

“老大，您请上二楼去会一会老板娘罢。”

“知道了。”藤吉说着，仍低头看着地上，“阿松，你在巡逻队[注]底下兼差，且来一起琢磨琢磨。阿勘，阿彦，你们也给我听着。我虽不是卖布袜的，也知道这里有三组脚型。一是死者的高齿雨屐，自左手边向仓房去，这组脚印是半夜里雨下得正大的时候留下的。另外两组是老板娘的女用矮齿便屐和阿松的草鞋，均系一个时辰前发现出事后踩上去的。咱们和小伙计都是光脚丫，自是不难分辨。那么问题来了：这三组脚印只有进来的，没有出去的。大伙儿说说，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莫不是有人下雨之前就来了，这会儿还躲着？”

味噌松迟疑地说。藤吉拍手道：

“说对了，阿松。你确实眼光锐利。阿彦，你去把仓房和主屋的‘灰’一处不落打扫打扫。那‘灰’要跳出来，你就喊一声，小心别受伤。”

“我呢？老大。”

“勘次，你负责放风。我和阿松去盯着老板娘。有阿松在，你反而会碍手碍脚，就站在那里罢。”

“噢。”

“任何人都不要放进来。”

“知道了。”

勘次不满地别过脸去。彦兵卫进了仓房，开始搜查。

“老大，你且洗洗脚，好歹把泥冲掉。”

味噌松从厨房门口端出个盆子。

“有劳啦。”藤吉只说了这么一句，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哪里传来潺潺水声，似哭又似笑。藤吉竖起了耳朵。

“阿勘！”藤吉大声叫道，“那声音怎么回事？不是水声么！”

“是。”勘次拿着劲儿指着仓房前，“想是那个罢。”

定睛看去，雨水汇集到宽约四寸的小沟，顺着仓房墙根流去。藤吉一下子来了精神。

“深不深？”

勘次伸手探了探。

“很浅，两寸不到。”

“为何那里有水沟？”

藤吉侧头思索。味噌松插嘴道：

“整地的时候要洒水，便做了那样一条排水的沟。某天听掌柜的说过。平时那水就一寸来深，绕过仓房，在后巷排入下水。”

“阿勘，沟底是什么？”

“多摩川的砂石子。”

藤吉闻言，好似变了个人，劲头十足地洗起泥脚来。“阿松，二楼，二楼！”他边洗边引吭高歌般喊起来，“只要查问查问老板娘，其中曲折便可了然。阿勘，我一喊你就过来。”

三

“回头再跟您吊唁。我说掌柜娘子，久松不在露了马脚出来啦。好歹说句话嘛。”

进了二楼那六席大的房间，藤吉劈面便是这样一句。他大模大样地盘腿坐下，味噌松站在身后。

孙右卫门的妻子阿密靠在匆匆叠起的被子上，蓦然抬头。她照理总有二十七八，却十分显年轻，看上去只得二十三四岁。她是有名的美人儿，睡容狼狈，面色苍白，更显凄厉。她与死去的丈夫隔了将近三十岁，倒是从未有过不检点的行迹落人口实。因着孙右卫门之母阿定失踪一事，此前藤吉也见过阿密两三次，不过像这样仔细打量她的脸，却是第一遭。哭得红肿的眼睛，挺秀的鼻梁，无不透着伶俐，藤吉早早将这些看在眼里。许是丈夫总也不回来，左等右等等得困倦，只好孤衾独眠了。小小一个房间倒是收拾得甚是整洁。

“钉起子老大，”味噌松突然打破了沉默：“虽然对老板娘不利，我还是说了罢。起先我来拍后门报讯，‘不得了不得了，掌柜的出大事啦！’老板娘想是还没睡下，二楼传来她的声音，‘怎么回事？是阿松么？大清早的吵吵嚷嚷，我这就来。’”味噌松惟妙惟肖地学阿密的音调，“我马上又返回仓房，老板娘却迟迟没有来。在她趿着矮齿便屐出现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厨房稀里哗啦的传出好大的动静。”

藤吉不由咽了下口水。然后，他转向阿密：

“掌柜的昨夜可是去町上开议事会了？”

“不是的——”阿密摁着太阳穴，“他说为着婆婆的事要去町公会小院前的亲戚家一趟，看天色古怪，让我把高齿雨屐拿出来。在黄昏六时钟响后不久出的门。”

“唔，老太太生死不明，又出了这起事。真是祸不单行。”

藤吉温言说道。空气中流淌着湿意。

阿密是这样说的：

她丈夫去亲戚家，过了九时仍未回来。自婆婆失踪以来，他因找人商量而夜不归宿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昨夜她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单铺了自己的床睡下了。但不知怎么回事，就是睡不着，数着大钟报时声(注)，数着数

着下起雨来。呀，看来今晚也回不来了，纵使回来，亲戚家想必会借他雨伞，遣人相陪罢——她这样想着，许是因为松了一口气，就此沉沉睡去，直到今早被味噌松喊醒。

跌在现场的那双高齿雨屐确系丈夫从家里穿走，伞大约也是借来的罢——阿密没有说下去。

“不对，并没有伞。是吧，阿松？”

藤吉回过头。味噌松点了点头。阿密争辩也似地说：

“可是，哪有人在那样的大雨里不撑伞就回来的。”

“我说老板娘，”藤吉左手虚笼，在鼻尖处晃了晃。“掌柜的好不好这口？”

“喝酒？哪里，他滴酒不沾。”

“哦？老太太出事，他大约十分忧心罢。”

“是。他们母子相依为命，关系好得旁人看着都眼热——”

“老大，掌柜的雨伞上哪去了？”

味噌松插了句嘴。

“唔，就是这件事叫人费琢磨。”藤吉缓缓道，“如果是打着伞回来，那估计落在町公会小院到这里的途中某处了罢。否则，尸体没有道理淋得那般精湿，我是这么考虑的。阿松，你有何推断？”

“我想的也大体如此。这事儿放一边，老大，凶手既然没有出去的踪迹，那必定还在这屋檐下。”

味噌松跃跃欲试，藤吉也站起身来。

“可是，凶案现场是远处的仓房，如何才能在不留脚印的情况下过来？”

“有人将板子放倒了，那块板子！”

“有道理！凶手在下雨之前来到，在掌柜的回家后将他诱入仓房，完事后踩着板子——对么？”

“踩着板子到这主屋来！老大，可能性很大。”

“赫！”藤吉瞪着阿密。

“兀那婆娘！杀夫之罪首级须曝于三尺之台，你招是不招？”

“老大何出此言——”

阿密抬起头来，一脸的不可置信。

“欲盖弥彰！你自己心里有数。快招罢！”

“老大，恕我多嘴，您弄错啦。”味噌松插了进来，“您想想看，就凭老板娘的臂力，那把大斧头——”

“你说什么？”

“我是说，她能把死者头颅给砍成那个样子么？”

“唔，说得也是。看来是我草率了。”

藤吉抱臂发愣。

“我跟您讲，老大。”味噌松低声说：“其实当时，我当即要让小伙计跑去找人，这位老板娘竟异常慌张，说‘何至于，稍等一等’。没有凶手的脚印，老板娘又说这种话，我总觉得昨夜下雨前就有人在这里留宿——”

“阿松，你怎可说这种话！”

阿密怒目而视。藤吉盯着她的眼睛，只说了一句：

“久松不在。”

阿密垂下了头。藤吉森然说道：

“你的丈夫有了年纪，而你年华正好，其中隐衷我也明白几分。只是，你们这一出久松不在的戏码，可真是好谋算！”他上前一步，“好一个久松，便是孙右卫门罢！丈夫不在的晚上你便放出暗号，招引情人过来。那人是谁？速速招来，有你的好处。”

“老板娘，你瞒不住的，快说是哪一个。咄，一五一十招来！”

味噌松也在一旁添油加醋。阿密咬着嘴唇，沉默着。

就在这时，楼梯间突然传来动静，杂着人声。

“找到了，找到了！”

是彦兵卫在喊。接着响起掀地板的声音。

“混账东西！”勘次的声音。

很快传来往外拽人和不肯就范的格斗声。

“呵，幸郎——”

阿密脸色大变，起身扑向楼梯口。

“且慢！”藤吉制住她，“且慢！好好回答我的话。”

他将死命挣扎的阿密拽到窗边，一把推开拉门，只见沉铠渡口近在眼底。一群乌鸦不时飞起，飞累了就在岸边的无主破船上歇歇翅膀。

“别处不用管，那边平时勘三郎都在么？”

“不是，只有这两三天。”

闻言，藤吉驱着阿密，慢悠悠下楼来。

厨房的地板上跪伏着一名年轻男子。

他是里巷澡堂子的搓澡工，名叫幸七，是新近与阿密好上的情夫。两人因搓澡结缘，一来二去的竟如胶似漆地好上了。她每每挂上“久松不在”的纸条暗示丈夫不在，令幸七潜来，纵情偷欢。然而昨天夜里——

“我本打算今日一早回去。”幸七前额磕在地板上，“黎明前那一番闹腾，前门有小伙计，后门也有人。老板娘想出个主意，我便一直在这活门下呆着。你若要替掌柜的取我的性命，咱也并无怨言。只是我跟这起杀人案子并无半分干系。”

阿密也在一边双手伏地，两人带着哭腔申诉起来：通奸一事自知罪该万死，但是做梦也没有想过杀害孙右卫门。两人异口同声，拼命分辩。

味噌松对两人进行盘问，藤吉沉默地看着。他叫过彦兵卫，悄声说句什么，彦兵卫愕然确认，藤吉瞪了他一眼。

“领命！”

彦兵卫正要走，藤吉含含糊糊地叫住他：

“若在的话，一定要问出口供来。晓得么？口供！”

然后，他堵在两人面前，粗声粗气地说：

“若你们一五一十都招了，我可代为向上头求情。什么？哼哼，还一口咬定不知情么。”

“混账东西，亮出你的尾巴来！”

他叫嚷着突然提脚朝幸七的脸上踹去。阿密欲护着，藤吉举手便要打她。

“老大，恕我多嘴，他们差不多已经全招了，您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头？”

味噌松挺身而出。

“是么。”藤吉一副有劲无处使的样子，“阿勘，你且盯住这二人。——那么，阿松，这里就这么着了，咱们去后门看看如何？”

藤吉说着，让狐疑的味噌松走在前头，大力打开了厨房的腰门。

四

“阿松，你看这个。”

藤吉当场跳进仓房前的小水沟，水在赤足下如碎玉一般溅开。味噌松愣愣地看着。

“这条沟从后巷流向坂本町。这个你应该很清楚罢。”

藤吉站在沟里，继续说道：

“我问个不相干的问题：你有多重？”

“诶？”

“我问你的体重。十八贯(注)总有罢？”

“那又如何？”

“不如何。只不过，八州屋掌柜的是小个子，有没有十二贯都不好说。阿松，你看那木屐印，就十二贯来说，未免过深。”

“……”

四目遽然相对。

“即便是十八贯也还是嫌深。”

“……”

“两人加起来三十贯！哈哈哈，跟拍卖东西似的。怎么样，阿松，买不买？”

无言。水声。

“你，方才说得好生奇怪。”藤吉从沟里出来，“你看你说什么？就老板娘的臂力拿不动那把大斧头？那把大斧头是哪把？”

“这——”

“小子，这就支吾起来啦。你倒是眼尖，发现了大斧。”

两条汉子相对而立。

“抖索个什么，阿松。”藤吉和言说道：“听说你，捕快手下一个跑腿的，倒带着拿犯人的官用绳套，是么？”

味噌松瞥了一眼背后。藤吉抢过话头：

“在箱崎那边打埋伏，用绳子绞了掌柜的脖子，穿了死者的木屐将尸首运入仓房，再用大斧将脑袋砍得稀烂。阿松，这倒底是何方神圣所为？”

“不，不是我。”

“现场没有血迹溅出，正是死后挨砍的证据。”

“不，不是我。”

“伤口在正上方，也是因为砍的是放倒的尸首。”

“都说了，不是我！”

“那我再说一件事给你听听。八州屋掌柜的脖子上还留着麻绳屑，你道怎地，还是三州宝藏寺的官用麻绳哩！”

“——那、那你说从我是哪、哪里脱身的？一个脚、脚印都没有！”

“水沟！”

“阿！”味噌松大叫一声，拔腿便跑，正好撞上折回来的彦兵卫，两人翻倒在地。阿松一跃而起，却被阿彦抓了脚。只见他踏踏踏踏单足跳着，就势迅速反手抽出柄短刀。说时迟，那时快，阿彦下方发力将刀打飞。他拿着一样战利品，其实也算不上，是一把大概从哪里捡来的水淋淋的雨伞。

“阿勘！”

藤吉大喝一声。

“在！”

飞扑过来的正是破落武士够呛勘次。只见他不费吹灰之力，只手便将人制服。味噌松发出婴儿一样的哭声。彦兵卫站了起来，将伞递过：

“老大，这个。”

“如何？”藤吉问。

“找到了。确实在那里。那样真是疏浚多少遍也找不到。”

“牢牢贴在水下的船底上，没错吧？”

“被您说中啦。”

送葬彦兵卫连着眨了两三下眼睛。

那乌鸦群使藤吉生了疑，便命彦兵卫去沉铠渡口，瞅准乌鸦聚得最多的那只小船捅捅船底，果不其然，老太太那被勒死的尸体肿胀地浮了上来。船底有着奇妙的引力，体积较大的物体会被吸住一段时间，且那船也是久未使用。因着道行高，也是运气好，藤吉一开始便留意到这些。

尸体已打捞起来停在河滩上，交由操贱役者看守。听罢，藤吉问道：

“有无看过死者口腔？”

“看了。咬着些许麻绳渣子，另外还有一些棉线，许是夏衫布料——？”

藤吉不待他说完，似想起什么，将被勘次制住的味噌松的两只袖子捋起。只见光裸的右臂上有门牙留下的黑色淤青。

“赫，阿松，你认命罢。”

“该死的！”味噌松一屁股坐在泥地上。

话说味噌松老早就对阿密心存非份之想，先是将绊脚石，孙右卫门的母亲阿定勒死，抛到河里。接着，他察觉阿密有情人，虽然不知是谁。他气昏了头，欲一举收拾了那两个男人，将阿密据为己有。经过多日的周密谋划，终于在昨夜杀了孙右卫门。

不知何时，阿密、幸七、小伙计，还有邻里那些瞧热闹的，在厨房及两旁的小路结成了人墙。

“小白脸，揍得痛了罢。”

藤吉拽过幸七，

“等樱马场的驹藏来了，将味噌松和那尸首交给他，跟他说这是钉起子送的大礼。诶，来个人拿住阿松。”

两三名年轻的消防夫出来，从勘次手里接过味噌松。

“对了，差点忘了。”藤吉走近阿密。

“这是你丈夫当时打的伞，被阿松扔到河下游去了。结果，老板娘，真是怪得很，这伞竟溯游而上，钩在阿定老太太的手上。这执念当真深重。诶呀，可怖可怖！”

阿密不禁放声哭倒。泥地里味噌松在呻唤。人们一时屏息失色。

“走罢。”藤吉拔脚便走。

“回去泡个晨澡。阿彦，阿勘，辛苦你们了。”

人们让出一条道。这位钉起子一样罗圈着腿的小个儿汉子走在头里，五尺八寸高的够呛勘次和弱不禁风的送葬阿彦跟在后面，穿过众人视线而去。

这时太阳已高高升起，三两只乌鸦被阳光晃晕了眼，影子掠过地面。

“老大，这案子早早便破啦。”

“唔唔，是啊。”藤吉似在想着别的事。

这里仍能听见味噌松那醉汉似的嚎叫声。“啪”一声响，大概是其中一个消

防夫打了他一巴掌。

“话说今日天气真是不错，神田大祭可赶上好运道。”

正说着，小路尽头遇上个人，携着小伙计气喘吁吁而来。

正是樱马场老大驹藏。

“赫，是你！”

“哈，是你！”

---

1. 私家捕快：江户时代警力不足，协助官差调查罪案、抓捕犯人的民间侦探应运而生。他们多为江湖人士，不属于幕府的正式编制，没有俸禄和职衔。虽可获得一定的报酬，但不足以维持一家生计，一般会同时做一点小买卖。（译注）
2. 久松不在：取自净瑠璃阿染和久松相恋的典故。江户时代，流感人称“阿染风邪”，门口檐下张贴“久松不在”的纸条，取“阿染心爱的久松并不在这里，阿染风邪勿来相会”之意。（译注）
3. 巡逻队：江户时代的治安巡逻队，队员由幕府基层官员兼任，在江户市区巡逻，防火防盗抓赌博，维护治安。（译注）
4. 报时大钟：指江户幕府官方认定的设于江户城各处的报时大钟。（译注）
5. 十八贯：一贯为3．75公斤，十八贯即67．5公斤。下文的十二贯即45公斤。（译注）

暗室怪谈

一

剃头铺那近江屋老掌柜骄然泼墨绘了弓背跳虾图的隔扇上，暮春四月明媚的阳光映出连日大太阳天晒出的尘埃。这是个焦热如炮烙的午后。

下午二时，回向院报时的钟声消失在不堪樱花映扰而霞色融融的苍穹，好似被吸了去一般。钉起子藤吉别别扭扭地坐在折叠凳上，大大咧咧地打了个哈欠。

“诶呀呀。”

剃头铺老板甚八慌忙将剃刀从藤吉的额上拿开。

“老大，这可不行，正剃着呢，不要乱动。”

“唔。”

然后，催人欲睡的沉默又静静地将三合土地面的这片小小铺面笼罩。锁斋屋打制金属器件的声响沿着本多隐岐太守宅院的黑色木板围墙，向轻子桥方向而去，音色稀薄，却清晰可闻。

藤吉半梦半醒，倦倦地将面前搁剃头用具的小木板换了个姿势端着，阳光晒在他的脖子上，直蒸得慌。急性子的飞虫，影子早早便附在格子门上不走，挪去晒太阳的金鱼缸子里依稀传来气泡破碎的声音。摆在地面上的盆栽气息氤氲，整个铺子暖房一般，游丝袅袅。

“诶，老大。”

甚八一边将藤吉的左颊打湿，一边百无聊赖地继续说：

“那帮小子这会儿想是哄闹得起劲哩。逮到吃沙子的比目鱼，便得意忘形，那劲头倒似生擒了鲸鱼，真拿他们没办法。一帮贪嘴的凑到一处，想是要在海边烤了吃罢。回来若是闹肚子，可有得好看。不怕在您跟前说，您手下的阿勘还有我这里的浑小子，最是什么都敢吃的。话说回来，今日这好天气真是赚到了。每逢町上操办点热闹事儿，总会遇上雨天。今年不知怎地，竟这样晴好。要我说，这准是谁家挂的晴天娃娃(注)显灵了罢。

就说十轩店那边，四年前的寅日，大家伙儿热热闹闹地出了门，结果刚到台场，兜头一场倾盆大雨。——诶，老大，今日不是有消息么，扫部大人要升任大老啦。”

“唔。”

藤吉昏昏欲睡，口中敷衍着。安政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天气好得就像事先撕了厚厚一摞历书才撕出来的一般。世情渐渐动荡起来，但依着当时江户老百姓的心气，四时节庆游玩是断断不可少的。故此，便由剃头铺的小年轻、藤吉手下的够呛勘次还有方才提到的近江屋老掌柜这几个人主事，以合点小院为主力，将小小子和大小子们召集了来，也不管已过时令，循吉例于今日热热闹闹地上品川那边的浅滩采海贝去了。送葬彦兵卫说自己换季染了风寒，大早上的披了厚厚的被袍，边看话本子边啃根生葱。身体不舒服便拿葱来嚼，这是他的癖好。所以，藤吉今日巴巴地来了剃头铺，却找不到人跟他下将棋。正呆得百般无趣时，剃头铺老板甚八招呼他：

“老大，剃一剃罢——前额头发都长出好些了。再怎么说也不能这般邋遢。”

藤吉将没吸完的烟管扑扑磕了磕，乖乖地坐到他跟前，一开始便寻思着要打个盹儿。

“若是知道生意这样清淡，我也要把铺子关了凑热闹去。大活人的，时不时得抛下生意热闹热闹，不然多憋屈。”

“说得是。”

藤吉深有感触地说。稍顷，又问：

“十轩店的人偶集市还好？”

“据说全不中用哩。昨日清水屋的伙计过来，他说终归这世道一日乱似一日，人们也渐渐地顾不上从前的风俗啦。可不正是如此。喔哟，对了对了——”

甚八正比着剃刀，忽然想起什么，大声嚷嚷起来。

“老大，你可知那清水屋少掌柜的破了一笔大财？”

“清水屋？藏前那边的铺子？”

“没错，就是藏前那边的人偶批发铺。”

“少掌柜是——等等，让我想想。”藤吉侧首沉吟。

“名叫传二郎。长得像名伶田之助，最得姑娘们的欢心。”

“是了。”藤吉拍了下膝头，“在街道议事会上见过，人面认得，不算完全陌生。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你也太冷淡啦，老大。”

甚八饶有深意地笑着说。

“你卖什么关子，到底那传二郎怎么了？”

“我跟你说，老大。”甚八压低了声音，“我一直想着要跟你讲，不小心给忘啦。”

“可厌可厌，老板。”藤吉捧腹狂笑，“又拿老伎俩诳我。若是像上次上你的当，信了什么狐仙附身老太婆那样的鬼话，我这张老脸都没处搁去。哈哈哈，你自己留着罢。”

甚八苦笑着忙道：

“不过，好老大，藤吉老大，这桩却是真而又真的奇事。”他现出夸张的表情。

“噢——”

藤吉仍有些狐疑，嘴角残留着戏谑的笑纹。剃头铺老板甚八用不甚锋利的剃刀在藤吉的右颊上刮着，就势打开了话匣子：

“总之，您先听我讲。”

藤吉阖着眼，似睡非睡。

屋外俨然已成孑孓窝巢的接天落水的大桶，将蓝莹莹的水光映在格扇的虾须上，煞是晃眼，似在预告即将到来的炎炎初夏，一派悠然景象。

二

按常例，三月三十一日这一天，町内各街各巷皆蜂拥而出。若赶在这一日

与人在浅滩上争抢渔获，未免有失体面，故日本桥十轩店一带人偶铺子的那些小年轻特地推迟到四月五日，借着赶在五月旺市生意大忙之前先庆祝庆祝的由头，把各处供货商家也一并邀上。虽天色看着不妙，众人却是不管不顾，拥往台场海滩，这当中甚至还有不少平日里来往的人偶师傅和将人偶箱子寄存在店里的梳岛田髻的时髦艺伎哩。

一行二十四五人，热热闹闹地打笠森稻荷神社前经过，穿过同朋町水野大监物的宅邸。刚来到田町大街一带，便开始淅淅沥沥地下雨，风都刮起来了。行抵八山下时，雨脚粗如车轴，成了不折不扣的瓢泼大雨。众人在已收起遮阳苇帘的茶店歇了一会，想等雨停。结果这日老天爷似定了下雨的决心，全无偃旗息鼓的样子。且天上如泼了墨一般，乌云挟雷霆压将下来。胆小的艺伎们惊慌失色，口中念起避雷小咒“桑原在此，桑原在此”[注]。真是大老远的洗濯身心来了。

不过，这些人毕竟是豁达的江户人，怎会一直哭丧着脸对老天干瞪眼。末了，趁着这大风大雨，相好的便不约而同地渐渐分成两个一处三个一堆，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自由行动。他们籍口要等天晴，拥进周边小酒馆小餐馆的雅间饮起甜酒来，解解一年到头的乏。小小酒宴上推杯换盏，或笑或哭或发脾气，算作臭醺醺的余韵，不知不觉时间便溜走了。天日虽已转长，日脚也已西沉了，山林映着红彤彤的晚霞。众人没采成海贝，盒子倒穿了底，绽了线的短褂套在一边胳膊上，便是这一整日的收获，各自回家去。

那样的大雨也已完全晴开，檐头的水滴上闪着长庚星的光。月亮还要过一会儿才上山，人脸只隐约可辨。就是这样一个恍恍惚惚似有妖怪出没的日暮时分。

离了江户没多远，便再无美食——藏前人偶批发铺的少东家清水屋传二郎半因骄矜半因意气，筷子碰也不碰那些陈列在面前的小碟子。为了缓缓对打雷的害怕，便由一个艺伎陪着，喝了一天的酒。传二郎代父亲出席要紧的应酬，本却不愿大老远来到品川这偏僻地方喝这难喝的酒。若是去自家那俨然已成邻里围棋会馆的仓房后门二层小楼，与那些说话顺耳的大伙计们偷偷下个围棋，不知好上多少倍。他嗜好颇为清雅，为人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静。然而，他总归是个养子，不能随心所欲地花钱。等着瞧，我总要寻个法子发一本万利的大财，父亲母亲自不必说，还有那仗着娘家家境好不可一世的老婆阿辰，定要叫他们大大吃上一惊——年轻的他心中时不时被这念头占据。

他酒量不错，但在山下的鸡肉火锅店与两三名供货商的管事空腹灌了许多酒，被送出来时，已是醉意盎然。更兼有喝续摊酒的癖好，不肯听人的劝留宿，归途中每见酒帘子便要钻进去喝一番。在十轩店附近与同伴别过，

吵吵嚷嚷着非不让人护送。他踉踉跄跄地避开水坑，孤身一人，从住吉町拐往玄治店。待来到长谷川町时，已醉得神志不清，令行人侧目。这一带多为普通人家，间杂着些小店，右侧却是水野和林播磨家一溜相连的大宅子。别说天刚擦黑时分，就是白日里也是出奇的僻静，颇为瘆人。传二郎哼着小曲，脑子里竟还惦记着大约指日可待的发大财的好事。他虽醉得酩酊，却未失本性，急急赶路回家。背后有轻轻的脚步走近，他也能清楚地感知。来人低低地兜着皱绸高祖头巾，披着长长的浅栗色披风，那装束像是内廷女侍。她走过去约有十几尺远时，似想起什么，又折回来。传二郎来不及躲闪，转眼间便与这女子撞上。随即，女子返身啪嗒啪嗒跑开了。赔礼的话已到传二郎的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下意识地的伸手入怀去摸钱袋。没有。确确实实收在那里的细棉布钱袋子已无影无踪。莫非——他定睛看去，映在他朦胧醉眼里的是那女子身段轻捷地在泥泞间跳跃奔逃的背影。

“小偷！小偷！”

传二郎舌头打结，声音却很大。他划水也似地挥舞着双手，拼了命去追那女子。

“小，小偷！活见鬼，不要脸的小子！”

他叫喊着，又涩声低语：

“嗐，说错了，哪里是小子。”

这时，他影影绰绰看见路对面两个黑影纠在一起晃动。一个是方才的女子，另一个是便在远处也很醒目的武士。

“窃走他人的怀中之物，纵是女人也不可轻饶。不过，看你这样子，年纪轻轻，前程大好。且饶你一命，可要知错，日后当心。算你命大，快走罢。”

武士洪亮的声音传了过来，直震得传二郎的耳膜嗡嗡作响。他大约是边说边将人推开。那女子趔趄几步，勉强扔下了句什么话，便飞快地被迫近前来的夜幕吞没。

传二郎与武士在大街上对向而立。人家二楼的灯光从防盗刺间泄出，照在那武士的肩上。他身穿带家徽的黑色礼服，腰束白色的博多带，在上气不接下气的传二郎眼中显得无比挺拔。那浮雕一样醒目的古风五分月代头、斜佩的长短两柄窄幅刀，表明这不折不扣是个流浪武士。洗褪了色的纺绸里子也莫名地与这人合衬，传二郎的心里甚至涌起亲切感来。这是个六尺

有余、孔武有力的魁梧汉子。他五官端整，肤色略黑，隐约有一丝微笑，秀长的三角形眼睛却是锐利如鹰隼，俯视着传二郎。传二郎为这股气势所镇，喉咙里说不出话来。

“喝酒了罢。”

武士冷冷地说道。

“酒虽是百药之首，喝多了便成祸根。生意人，这是你的东西？好好认一认，收起来罢。”

他粗暴地伸过手来，巨大的手掌上是传二郎的钱袋子，完好无损。

“真是多谢了，简直无以言表。若不是您路过，我落难了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子吞。这位老爷，为了不在那帮生意人跟前丢自家的脸面，这钱袋子里呢，可是有大额的……”

传二郎咽下后半句话，因为他觉得武士的眼睛古怪地亮了一下。他迅速将钱袋子塞进肚兜深处，絮絮叨叨讲起事情的经过。

“我走到这里，那女子突然从我身后缠将上来。咱虽是区区做小生意的，却是不服输。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将那女子高举过眼——”

“看样子你的酒还未醒。”

武士苦笑着说，

“好罢，若不远，我便送你回去。家在何处？”

传二郎慌忙说：

“哪里哪里，已经没事了。您的好意心领啦。”

岂能让他跟到家里，自己在父母老婆前还要点颜面呢。更别提此人来路不明，目蕴精光，气势迫人，恐非善类。传二郎战战兢兢。

“萍水相逢，自是有缘。你看起来像是大铺子的人。孤身走夜路最忌身携重金。且告诉我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家。你家住何方？”

传二郎脸色发青，栗栗而战。一难既去，一难又起，说的可不就是这样的情形。他垂首沉默了。

“看样子反令你为难了。”武士似有觉察。

“岂敢，岂敢。哪里为难，实在是求之不得。只是承您相救于危难，若再承如此大恩——”

“你莫非想说日后恐有灾祸？哈哈哈。”

“岂敢。”这会儿传二郎的醉意早已不知去向，“您这样说，我实在过意不去。”

“也罢，你且去吧，小心点。我也得走了。生意人，就此别过！”

武士说罢，提腿便走。传二郎这才回过神来，追了两三步。

“武士老爷，诶，老爷！”

“何事？”

武士将手揣在前襟里，悠然回首。那样子气度十足，使传二郎又生怯意。

“敢，敢问您尊姓大名，家住何方？”

传二郎嗫嚅着。

武士仰天而笑。

“不必。”他抛下这两个字，继续走去。传二郎泥水四溅地紧紧跟随。

“可是，这样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求求您，哪怕只说个住处留个贵姓也好。”

“好罢，好罢。不过，你大可不必上门言谢。”他边走边说：“我叫大须贺玄内，在寺岛村河内大院的偏宅寄寓，乃响当当一名流浪武士，哈哈哈！”

余下的笑声像拍岸的潮声，消失在八时浓浓的夜色里。接着响起中气十足的小曲声，一步步远去了。听在茫然呆立的传二郎耳里，倒好似佛语纶音。

回家后，传二郎对此事缄口不语，只满心想着要谢那人一谢。尤其是他竟对那武士的高洁心地起过一点疑心，如今想起便觉良心有愧，难以平息。

“说到底咱不过是士农工商里头垫底的。诶呀呀，那位武士大人的气度真是难得。”

他将这话放在嘴上念叨了许多次。过了两三日，是个适合寻梅访花的晴

天，他只交待要去牛御前长命寺祭扫历代祖坟，命小厮捧着点心盒子，悠悠然出了瓦町俸米衙门前、天王神社边养父母家那间叫清水屋的铺子。

“好生奇怪，传二郎竟突然起了虔敬的心。”

关西出身的养母打心底觉得好笑，跟店里的人提一次便大笑一场。

寺岛村那处偏宅，打听个一两次便很快有了分晓。

听人说，这偏宅叫做河内屋，系下谷酒商退隐的老掌柜所有。屋舍材木老旧，结构也已歪斜，如今一概交由一名有来头的流浪武士看管，自己在附近的一座小院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乍看上去，这房子很是普通，并无甚异处，十足像那种老店偏宅，不过是小梅还有寺岛村一带到处可见的房舍而已。柴扉摸上去脆弱得像朽木，先自告诉你这房子有多老旧。透过花木，可以看见整个院子严严实实地覆盖着青苔，好似池塘水面。

“不可上门道谢！”——传二郎脑子里还刻着武士的这句话，心中七上八下，怯声在后门探问。

“来了。谁呀？”

说话间啪地打开纸门的，正是那夜的流浪武士大须贺玄内本人。一见到他，传二郎便没出息地跪倒，额头抵在厨房的门槛上。小厮也有样学样，在他身后伏下。

“我道是谁，这不是那时的生意人么。”玄内出乎意料地满面笑容。

“不必客气。腌臜地方不成体统，进来罢。快快进来。”

“是，是。”传二郎掏出手帕，待要掸去布袜上的灰。

“你也看到了，这里只有粗糙爷们。你只管进来，不用拘束。来，这边请。”

玄内纵声大笑。传二郎如释重负，学着小笠原流(注)的作派半猫着腰速速而行，直走到厨房门口。

“你在那边，说话都不方便。我最讨厌这些不顶事的虚礼。”

“是，是。”

传二郎挪到坐垫上，一屁股坐下来。小厮跟着在地板上正襟危坐，却是不明就里，只觉得传二郎像在做戏，差点笑出来。

玄内兴致甚好。我刚沏过一回茶——他这样说着，在茶炉前端然坐下，亲自倒热水为传二郎甚至小厮沏了淡茶。传二郎毕恭毕敬打横推过点心盒子，当场便被主人三两下撕了封口，直接作了待客的茶点。这十足的流浪武士豪爽行事令传二郎十分喜悦。主客饮茶吃点心，无拘无束，相谈甚欢，不知不觉过了两刻钟。传二郎觉得两人结识未久，尽量不去打探对方的身世。偶尔涉及前尘往事时，玄内很明显地避开了话题。三小间的逼仄房舍透着独居的冷清，屋里要多乱有多乱。对传二郎来说，就连这样的景象也显得风流古雅。

浅草寺的钟声幽幽传来，传二郎方才醒过神来。初次上门拜访，逗留过久未免失礼。传二郎匆匆告别。

玄内并未刻意挽留，在送客出门时，只笑着问了句：

“传二郎贤弟，你可喜欢下围棋？”

“是的。仅次于喜欢这一样了。”

传二郎站在起居间壁龛里那幅大约是仿应举大师的画作前，想象如果有副画中一样精致的棋盘和一对乌木棋盒，不觉忘形，比了个扒拉饭碗的动作。

“彼此彼此。”玄内哈哈大笑。

“过几日定要请你指点一局。随时欢迎。男子汉大丈夫的交情，岂与身份有丝毫干系。哈哈哈！”

传二郎点头如捣蒜，约好不日一同下棋。回去的路上，他在小厮面前走得分外挺胸昂首。

他心情愉快，难以自抑。能与玄内这样伟岸的武士促膝而谈，本身就是无比的荣耀。更何况人家主动打破世俗藩篱，提出与他交好，也难怪传二郎会得意忘形。不过，最最令他兴奋的还是又找到一个可憎可爱的棋敌。一路上，他在小厮面前炫耀个没完，像说书先生似地大扯特扯自己与玄内前日晚上如何将七名流氓打得落花流水，时不时插一句“真该让你瞧瞧”，说得那小子眼睛瞪得滚圆。末了不忘吩咐：不可告诉任何人。因家人若晓得他与不明来历的流浪武士来往，不知道会怎么说他。此外，世间养子总想保留个把秘密，传二郎这个岁数自然也脱不了这禀性。

两人就此结缘。传二郎开始频频去寺岛村造访玄内家。论下围棋，两人都是臭棋篓子，水平不相上下，简直天设地造。自此，三天不照面，便觉若有所失。玄内总是对传二郎笑脸相迎。若他回去晚了，往往亲自提着灯笼直送到竹屋渡口。传二郎也对他的博学多才十分钦佩，觉得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托他的福，传二郎也开始头头是道起来。他这速成的博识不仅惊动了当家的养父和店里的一干伙计，也吓到左邻右舍。事实上，这段时间，传二郎从走路的样子到一举手一投足，都在仔细模仿玄内。不知从何时起，他越来越经常地不带随从，边琢磨几句附庸风雅的诗句，边沿着向岛的河堤往寺岛村去。他彻底被对方的人品吸引，在心里早已将人家看作出身名门但家道败落的旗本武士，或是因故从名动天下的大藩士麾下出走的流浪武士。

“我已经侍奉主上侍奉得够了，再不耐烦拘着性子出仕。独步天涯的流浪武士最对我的性情。哈哈哈！”

每每听到玄内的此类剖白，传二郎便感同身受，蹙额痛惜。

这是发生在四月只余不到十天时的事。十轩店的端午人偶已开始吸引大路上的来往行人频频驻足。

黄昏六时天便开始下雨。两人沉浸于乌鹭对战中，待传二郎回过神来，已成罕见的大雨，势如倾盆，白色的雨脚闪着矛尖的冷光，无情地砸着院子里的树木，直欲摧枝折干。两人面面相觑。夜已颇深，更别提还有这场雨。我这里虽寝具不足，若无甚要紧的事，今夜便在此留宿罢——玄内说道。盛情难却，且说话间又开始新的一局，半推半就，顺理成章，传二郎当晚便在玄内家借宿。家里人么，随他们去吧！传二郎这样想道。他与玄内作伴到深夜，下棋倦了，便吟风咏月，茶饮得腻了，便欣赏烟雨夜景。玄内睡在六席大的里间，传二郎歇在四席半大的起居间。两人各自裹被就寝时，已过子时。

不知睡了多久，传二郎只记得他被檐头滴雨声惊动，翻了个身时，榻上的席草在雨后云间泄下的月影里泛着青白，纹路可辨。想是很快就要天亮了罢——他半梦半醒间这样想着，无意间看向通往玄关的出口处，不由地屏住了呼吸。就在枕头附近，有一个清伶伶的白影正面壁而坐！他差点叫出声来，下一瞬，他将头兜在被子里，紧紧咬住被袍领子。那感觉，活似全身的毛孔齐刷刷张开，阴风从毛孔直灌进来。但是，越是害怕越想看，传二郎从被袍的袖子往外觑。是个女子，黑发油亮、梳着文金高岛田发髻的普通人家姑娘。怪异的是，她身上却穿着寿衣，全身上下湿淋淋的，抖抖索索地对墙而坐。倾泄的月光将女子的半张面孔照得煞白，头发上和肩膀上都在滴着水。从那沾着几筋碎发的侧脸来看，是个绝色美人。传二郎吓得簌簌发抖，却也情不自禁地咽了下口水。就在这时，一缕细如虫鸣的声

音哀哀响起。一开始传二郎还以为是零星的雨滴声，然而不是，是那女子在哭。她对着墙壁压着声音哭着，一边口中喃喃低语。传二郎忘了害怕，侧耳细听。夜晚，这寺岛村的夜晚寂静非常。隔壁房间传来主人玄内有节奏的鼾声。有玄内大人在呢——这样一想，传二郎一下子壮起了胆子。

女子在啜泣，并且在说着什么。声音极低，难以听见。渐渐地声音高亢起来，语意却不甚明了。女子的话前后颠倒，怨念絮絮，似有所控诉，然而完全不知道她究竟在说些什么。传二郎浑似无法动弹，只卧在地上竖着耳朵听着。然后，这女子，不如说这女幽灵，开始有了奇怪的举动。她以墙上的一点为中心，在周边画起约一平方尺的圆，边画边用更为清晰的语调啰啰嗦嗦地说起一件奇事来。听着听着，传二郎再度感到惊悚。他比先前还要小心，一动也不敢动，只凝神细听，生怕漏过一字一句。这湿淋淋的女子说，她刚刚从后院的井里出来。

安政二年[注]是卯年，十月二日半夜发生了大地震。八重洲河岸内海纪伊大人家的武官大院在地震之初便告失火。专与武官做生意的大当铺叶屋恰在大院后门，转眼之间，连一针一线都来不及拿出，家当尽数化为灰烬，连主人夫妇带家丁伙计皆卷入烈风焦焰，死于非命。这叶屋满门俱毁的消息，纵在不计其数的灾报当中亦属惨烈，甚至印上街头叫卖的瓦本小报，全江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不过，不幸之中尚有大幸。其一是叶屋的掌上明珠露儿当时正由乳娘陪着，在寺岛村的偏宅养病。还有一件，许是已有不祥预感，已故叶屋主人事先将三千两重金藏在这偏宅的地板下。他设了机关，在墙上挖了洞，用大阪土[注]糊得严实，沿这洞可通到地下的金库。

偏宅有这样一个暗室的秘密，露儿事先已从故世的父亲那里闻知。然而，她并没有机会享用这笔财富。她为天生的美貌所累，被某位旗本武士家不成器的次子看上。亲戚们见钱眼开，硬要将不情不愿的她嫁过去。就在要出嫁的那天，露儿想不开，一早起来便拉开窗板，年方十九的新鲜花蕾，就此自沉深深古井。那个暗室的秘密机关，还有那三千两巨款，也同时葬于永不到头的黑暗。——露儿的亡灵面向墙壁喃喃不休的便是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传二郎大汗淋漓，浑身僵直。他恐惧过了头，自己也难以置信地平静下来。他的全身心都被三千两这个数字左右了。若是能将这么一大笔钱弄到手，在养父家那些人面前可多么有面子！一瞬间他遐想自己的地位一朝逆转，视线越过女子的肩烙在那扇墙上。映在他眼里的已然是堆得高高的黄金小山，那三千两现成的金子宛然已揣进他口袋。他毕竟是商人子弟。

这时，那女子站了起来。她纤细的身子像烟一样摇了摇，无声地将枕边的门打开又关上，就此消失在廊檐。临走前，她似乎转身看着传二郎微微笑了一笑。传二郎重新潜到被窝深处，将他所知道的神佛颂了个遍。待那女子出去，他立即一跃而起，窜到墙边。也不知是否是心理使然，他觉得那面墙要稍微厚一些，从外观来看却是一点异样也无。不过，传二郎发现，那浑身似被水浇过一样湿淋淋的女子方才所在的那处草榻，竟是一点湿气也无。他不由地尖叫一声，发疯一样扑回被窝。仔细听去，只传来玄内睡梦中平稳的呼吸声。临近拂晓的寺岛村静寂得如同井底。

传二郎一吃完早饭，便潦草地招呼一声，出了偏宅。他来到距离极近、只隔一片水田的小院，将偏宅的主人、河内屋的老掌柜叫了起来。事情谈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据老掌柜称，那处房子原属八重洲河岸的叶屋所有，长年无人照拂，由他买下，无限期租予大须贺玄内大人。这旧房子久经风吹雨打的，玄内大人倒是住得安稳。不过，虽于情不忍，也不能老是这样放着，其实琢磨着不日推倒了盖新屋给自己住。他说着取出许多合约并图纸。对于传二郎的要求，老掌柜似不屑一顾。谈判一直持续到正午，从最初的叫价一直抬到三百两这样超乎寻常的价钱。老掌柜终于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为何如此中意那间老朽的房子？对于老掌柜的怀疑，传二郎只作出一幅热衷于猎奇的有钱少东家状搪塞过去。他喜不自胜，回到藏前自己的家，花言巧语骗过管事，筹了三百两款子，当日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奔回河内屋老掌柜处。

款项交割文书和卖契一到手，他便召来周边找活儿干的苦力，黑压压的径直奔向玄内的偏宅。玄内照例独自一人在正对小院的六席房间里沏茶。看样子，老掌柜已经给他打过招呼，进门处的地板上已收拾好随身使用的物什，随时可以动身。传二郎跟他敷衍了几句，便速速交待壮劳力们，找准大约位置，命他们只管把那墙给拆了。玄内没有说话，讶然在廊檐看着这一切。而传二郎已顾不上他了。他们挖啊挖，掏啊掏，得到的只是混着稻草的泥块。四席半见方的一面墙挖开了一个大洞，非但不见要紧的暗室，就连老鼠通道也不见一条。这怎么可能！——他急红了眼，最后自己挥舞斧头，哭丧着脸在那里乱捣一气。

“少掌柜竟发了癫，好不可怜——”

人们远远地围着，好笑地看这传二郎狂乱的样子。

等到他清醒过来时，方才一直在边上的玄内已不见踪影。传二郎赤着脚奔出半坍的偏宅，跌跌撞撞地沿着田埂跑到河内屋老掌柜家。就在那里，他晕厥过去。

老掌柜家的板门上歪歪斜斜贴着“出租”字样，墨迹犹新，正是传二郎曾经

见过的玄内的御家流注书法。

不过，这当中有一样怪事。清水屋出于慎重，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心里好过些，后来又遣卖苦力的将那口古井淘了一遍。据说，井底的泥里掏出来一把女人用的梳子，上面裹着绿油油的水苔。

三

“这作案手法委实高明！”

钉起子藤吉等剃头铺老板甚八将这长长的故事讲完，袖着手便从剃头铺子往外走。日头不知何时已经西斜，水仙叶子那纤细的影子落在鱼缸的水面上。

“老大，刚刚这件事可是保密的。”

甚八的声音从身后追来。

“这是一定的。”藤吉头也不回，“只是既入了我的耳朵，断不能听过就算。”

接着，他低声自语道：“更何况那大须贺玄内大人是何方神圣，我这里正好有一点头绪……喂，老板！”他大声说，“若事情顺利，我请你喝一杯。总之，我可不能坐视。”

藤吉兜头扎着手巾，特地从后门进了清水屋。他将意气消沉、如痴如呆的传二郎叫到澡房偏僻处，温和地将手放在他的肩上。

“虽说贪心没好事，对你来说这究竟是无妄之灾。记得我么？我是合点小院的藤吉。喏，钉起子藤吉。”

传二郎眼泪涟涟，所述内容跟甚八所言大同小异。藤吉目光炯炯，咬着下唇听着。传二郎说，回头想想，最开始那个女侍与那叫做露儿的幽灵，从背影到后颈的模样，感觉像是同一个人。听到这里，藤吉似有灵光一现，忙摆了下手：

“那末，传二郎小哥，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你要好好静下心来回答。人么容易得意忘形，一旦被输赢迷了眼，纵然再装模作样，也会露出平时的习性。你说你经常与那名叫玄内的武士下棋，下棋时他有什么特别的动作？比如说搔头，或者到处揪膝盖、喉咙什么的。”

“呵！”传二郎大叫，“如此说来好像是有。那叫玄内的混账，说话的时候还有下棋的时候，忘形了便会用指尖一个劲地在身上又摁又揪。不过，老大，你怎么知道这事？”

“凑巧罢了。”

藤吉笑了。很快他又正色道：

“大盗喜三已逃到骏府去，怎会在江户城中露脸？等下，还真不好说。唔，万一他没有按理出牌呢。喜三到底是土生土长的江户城里人，不可能一直在乡下草莽里伏着熏一身粪桶臭。如此说来，那小子竟又贪恋起花花世界来了？我还没死哪，他又不是不知道。”

“喜三？莫非是——”

“嘘！”藤吉令传二郎噤口，“我还要问你一件事。无他，传二郎，那河内屋的老掌柜和玄内，你可曾见过这两个人在一处？”

传二郎摇了摇头。

“偏宅到屋主家有多远？”

“快有一百米罢。”

“若是从后门抄近路跑着去呢？”

“这个，大概用不了两分钟。”

“唔。”藤吉皱了皱鼻子，“传二郎，歼敌须趁早。今夜之内我定将他绳之以法。你只管放宽了心，乖乖地随我来。”

藤吉带着传二郎，叫上刚从台场回来的够呛勘次，以作紧急时的保镖之用。一路上，他把事情经过也说给勘次听了。为打发时间，三人在兼作宿驿的小酒馆勉强喝了点土酒。待天色完全暗下来后，他们分头行动，嘴里叼着根牙签，装作只起哄不花钱的闲人混入品川的花柳街。

“我琢磨着，喜三这样手段高超的骗子，钱搞到手了也不会往人多眼杂的大地方逍遥。我料定他会这么做，故找来此地。如果料得不准，那咱明日便将十手棍[注]缴还，当剃头铺的梳头徒弟便罢。阿勘，你作好这个打算，不许怠慢！”

“好嘞好嘞晓得嘞！——话说回来，老大，那厮不是有相好跟着么。既如

此，又何必上青楼寻欢。”

“那溺死的美人和井中的鬼火？赫，穿件花衣裳，我也能扮作小娘们。兀那两位兄台，可要当心利器。——哈哈哈，我这玄内扮得如何？”

藤吉兀自得趣，大约是应四下里花团锦簇的景。黄昏已过，人潮涌动。黄灿灿的灯光在路面上投下格子窗的条纹，就连宿驿也有了别样的风情。把着妓女点的烟舍不得松手的乡下人，高声招揽客人的老鸨，裹着艳红如火的薄绢内衫嬉笑喧哗的妓女，为了在收工前再赚上一点银子而卖力弹着新内小调的一对三弦艺人……熙熙攘攘中，三人一边留心左右两旁大大小小的青楼，一边像大雁似地一个踩着前一个的脚窝，挤着挨着走去。

大道上来回走了两三趟，却是一无所获。传二郎和勘次都有点失了劲头，神情茫然。只有藤吉仍然成竹在胸。他催着脚下放缓的两个人，提议往后巷走走。众人走进一条小偏巷。就在这时，僻静处的妓楼里正走出一个兜町(注)气派的男子，被四五个年轻妓女簇拥着。传二郎一见，忙不迭要遁走。

“怎么了？”藤吉攥住他的袖子。

“就是那人。”传二郎面如土色。

“有没有认错？你看仔细了。”

“我看见了。就是他，就是他。”

传二郎很没出息地摆出一副随时准备逃走的架势。那男子大模大样地走来，夜风吹着他赤红的双颊。

“好！”钉起子藤吉颔首。

“阿勘，你绕到他背后，别让他跑了。——唉哟，传二郎，苦主可不能溜了。”

藤吉苦笑着，拎着想死的心都有的传二郎大步走去。狭路相逢。

“大须贺玄内！”

藤吉轻唤一声。那男子打了个哈欠，待要擦身而过。

“且慢，河内屋的老掌柜！”

藤吉说着，将簌簌发抖的传二郎往那人跟前推去。那男子面不改色地将传二郎抱住。

“唉哟哟，多有失礼——”

“喜三郎。”藤吉伫立在那人面前，“灭跳蚤喜三郎，好久不见哇。”

男子悚然一惊，退后一步。

“咱是老相识，八丁渠的人。”藤吉轻笑，

“我并不想在这好去处敲锣打鼓地将你捉拿。你大约也不想在女人面前被五花大绑，失尽颜面罢。在出大门前，我不捆你，留个情面。喜三，认栽要干脆，乖乖地随我来罢。”

女人们尖叫着逃散而去。男子脱下木屐的同时回转身去，却见勘次袖着手，一脸坏笑地站在那里。那男子也笑了：

“藤吉老大，咱灭跳蚤喜三郎便跟你走一趟。”

说罢，又回头看看边上的传二郎：

“清水屋少掌柜，你好出气了。”

传二郎欣然微笑。

“同伴呢？”藤吉问道。

“兄弟们么？”喜三郎委实难过地揪了数下领口，“唉，在二楼。”

“阿勘。”藤吉使了个眼色。

够呛勘次底朝上捋了一把鼻头，抬头看了一眼弦歌正酣的二楼：“得令！”

说着便攀着宽宽的楼梯而去。夜空中，流星如箭矢划过。钉起子藤吉看着天空，一门心思琢磨着：明天，看这样子，明天也是个晴天罢。

---

1. 晴天娃娃：挂在屋檐下祈祷天气转晴的简易人偶。（译注）
2. 大老：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官职名，辅助将军管理政务，地位在老中之上，因此是临时性的最高职位。（译注）

3. 安政：江户末期孝明天皇的年号，1854~~1860年。安政五年即1858年。（译注）
4. 前额头发：藤吉留的是月代头，需要将前额到头顶的头发剃光。（译注）
5. 桑原在此：为防被雷劈到时念的咒语。相传平安时代著名的贵族学者菅原道真死后成了雷神，他的领地桑原不会被雷劈到。另有一说是雷神掉到农夫家的井里，被农夫堵住井口出不去。雷神许诺：“我讨厌桑树，只要你念出桑原两字，我再不劈你。”（译注）
6. 小笠原流：礼仪作法的一个流派。（译注）
7. 安政二年：1855年。（译注）
8. 大阪土：用来涂墙壁的含粘土成分的黄红色泥土。（译注）
9. 御家流：江户时代日式书法的流派之一。（译注）
10. 十手棍：江户时代捕快用来抓捕犯人的武器，为长约45厘米的铁（或黄铜）棍，柄部有可用于格挡的钩。柄端系有绳穗，按绳穗的颜色区分不同的所属部门。（译注）
11. 兜町：地名，江户时代大名宅邸的聚集地。（译注）

宇治茶箱

一

“不是什么大事，不必喊阿勘那小子起来。”

钉起子藤吉走下合点小院的玄关，天尚未亮开，他在熹微的晨光中用脚趾头摸索着木屐的绳纽，一边自言自语似地这样说道。后面跟着捕快送葬彦兵卫，他像平常一样只莫名诡笑了一下，却是可以看出完全赞同。彦兵卫一天到晚念佛一样口中喃喃地念念有词，遇事泰半以那招牌式的诡笑来对付，这便是他的常态。而一旦说起什么事来，却过分大声，令旁人吃惊。他的嗅觉异常敏锐，经常扛着只拾荒篓子，似风吹着一团废纸一样出没于江户的大街小巷，查寻证据，追踪犯人，每日不但捡些失物，不时还带回要紧的破案线索。说起来，他拿手的尾行术，主要靠那异常灵敏的鼻子。简而言之，所有的人对他来说，不过是各种带气味的东西罢了。老大藤吉是柚子味噌，大哥够呛勘次是佐仓木炭，街角剃头铺老板是太阳下的油纸，近江屋老掌柜是扁柏——诸如此类。

“这算什么，不成西洋犬了么！有什么意思。倒是你自己，你什么味儿？赫，阿彦，你倒是琢磨琢磨你自己！”

勘次生着闷气，半真半假地冷笑。每当这时，彦兵卫便嘴角带一点笑，唱戏也似地喃喃道：

“我？我不过是个信马由缰，信口开河的。”

勘次估摸着他说的莫非是信州的什么马什么河，或者仅仅是低俗的俚语。

彦兵卫自己也似不甚了然。此人身上大约搀着贱民[注]的血脉，这是那些爱嚼舌根的人中间的传言。勘次和藤吉对此皆听而不闻，就连彦兵卫本人也只付诸诡诡一笑，浑然不放在心上。

药研渠孟冬旬日的腌萝卜集市眼看着就要到来。这个时节，每日早上外出，踩到白霜已不算稀奇，更别提今天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日，此时又是结薄冰的黎明五时。藤吉在常打交道的衙役家聊了将近一个通宵，回到八丁渠的合点小院没一会儿，进被窝晕乎乎地刚打起呼噜，便被人慌里慌张地兜头喊醒。

“老——老大，我是具足町德撰家的小——小伙计。请您开开门。出了大

事了，诶呀醒醒，藤吉老大。”

家里没有女人固然自在，但这样的时候也只能由藤吉自己走到格子门脱鞋的地方，哗拉拉费劲地打开歪斜的大门。三席见方的置物间里，够呛勘次盖着一条薄被，像马似地卧着，睡得正酣。

“来了，来了。是德撰家的哪一个？好了，这就开门，好了好了。”

藤吉在睡衣上披了件棉袍，一脚踩在地板，一脚踩在脱鞋台上。因着自己从事的这种营生，也没法给人脸色看。他使出浑身的力气，要拉开极不趁手的细格子门。彦兵卫不知何时已无声无息地站在身后。他两只手揣在前襟里，直拱到下巴处，睡呆了似地恍惚笑着，哼哼唧唧地唤道：“老大。”

“什么事？”

“你回卧室睡罢。德撰家的事情我去探听。”

“唔，也好。”

这时，藤吉已用力将门向右拉开一尺来宽。一个头上覆着雪花的黑影从门缝里栽了进来。这是具足町德撰茶叶铺的运货工仙太郎，是个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前年年底从奥州来。藤吉的手指还搭在门沿上，这伙计便不由分说，像只皮球一样滚进藤吉怀中。他上气不接下气，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就这光景，已足够表明有件不得了的大事突发。那伙计的脸上雪花开始融化，半张脸映着门外的微光，脸色活似死人。再加上那门缝里灌进来的拂晓的冷风，饶是藤吉，也不由地激灵灵打了个寒噤。

“大清早的吵到了您，真是对不住。”仙太郎从腰间取出手巾擦着脸，这样说道。藤吉经常出入德撰，时常跟他打照面，因此晓得这小伙子生性一丝不苟到异乎寻常。而今看到那手巾前所未有地皱皱巴巴，不由地纳罕起来。

“我道是谁，原来是仙小哥。且冷静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老大，可不得了啦。”仙太郎战战兢兢地抬头看着藤吉。

“你只一味喊不得了，我也摸不着头脑哇。是有人偷东西？还是闹了误会生了纠纷？好啦，你且将身后的门阖上，将事情经过大概讲一遍罢。”

仙太郎依言反手将门关上，又压低声音唤了一声：“老大！”

这小伙子一惊一乍的令藤吉和彦兵卫多少有点吓到，睡意也不知所踪。两

人脸现惊奇，缩着脖子。

“究竟何事？”

藤吉到底是藤吉，他当即将语调放缓，引导对方。大江户的清晨寒气彻骨，寂静步步紧逼，将立在玄关的三人包围起来。远远地传来第一声公鸡打鸣——也不知门前的雪是下得小了，还是不再下了。

“老大，我们掌柜的昨夜上吊了。”

藤吉正愣愣地觑着门外的动静，耳边响起仙太郎僵硬的声音，像穿过竹筒传来似的。一瞬间，藤吉脑子里试着用常识去解释这话的意思。这时，送葬彦兵卫突兀地大笑起来，颇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仙小哥，你睡觉前是不是吃了馊的金枪鱼？那玩意儿会让人做恶梦哩。哈哈！”仙太郎不服气努着血色尽失的嘴唇，压着彦兵卫的话头说道：

“那可不是梦。”

“你是说——”藤吉不由地脸上一凛。

“呵，纵然是梦，也是个正梦。我跟您讲，掌柜的身子悬在仓房的梁上哪。”

“不过且慢，仙小哥。”彦兵卫罕见地话多。

“我昨晚从你们铺子门前经过的时候，掌柜的正将两手笼在柜台边的大火钵上往门外瞧——”

“住嘴罢。”藤吉不耐烦地说道，“你这是想说他那脸上已呈死相么？”

“然而——”彦兵卫不甘示弱，“非但没有死相，反而一脸的无病无灾长生不老……”

“对了。”藤吉不理会彦兵卫那念经一样的证词，转向肩膀微微发抖的仙太郎。

“报官了没有？”

仙太郎骨碌咽了下口水，孩子般点了点头。

今早那批趁着涨潮靠上萝卜河岸(注)的运货舢板里头，有一艘运的是宇治

发来的预备岁末之用的货。因此，运货工仙太郎起得比平时稍微早一些，擎着只灯笼熟门熟路地往后门的仓房去。仓房正中留了略大一块空地用来理货。就在这里，他发现主人撰十悬在半空的样子，吓得肝胆俱裂，几乎仰天跌倒。他发疯也似地奔回宅子里，大声叫起诸家人。在管家喜兵卫的调派下，一名大伙计去找附近熟识的医生，烧饭的男仆去三百米开外找街口值夜的，而发现现场的仙太郎，则跑来通知负责这一带治安的藤吉。

“那么，那个谁，”藤吉一边整理腰带，一边问，“官差们已经到了么？”

到衙门比到这里还近，这会儿官差们大概已经出动了——仙太郎答道。藤吉表示他们随后赶到，得了这允诺，仙太郎便借着灯笼那火势渐弱的烛光，跟来时一样，在呼啸着卷过檐头的晨风中气喘吁吁地飞奔出合点小院外的小路。

只余勘次的鼾声，像擂钵里磨味噌一样。藤吉和彦兵卫立在地板上会意地对视了一眼，两下无言，手上却没闲着，迅速准备停当。藤吉走在前头，伸手去拉正面的格子门。

“阿勘那小子就让他多睡会儿罢。”

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彦兵卫微笑着回瞟一眼有节奏地打着雷的置物间，下了玄关，靸上那双歪斜的便履。

“阿彦。”藤吉回过头来，“好一件麻烦事。不过，咱们赶在天亮前给它理出个头绪来。”

“您老辛苦！”彦兵卫笑了。

“不要嬉皮笑脸——话说回来，德撰年关折了顶梁柱，铺子大约好景不长喽。我也就在你面前感慨一句：白手起家的惨就惨在这里。”

二

亘古不变的天空下，低低地飘着薄云。

钉起子藤吉只携了彦兵卫一个，径直从八丁渠拐向冈崎町，经过松平越中太守别邸门前，渡过泛着紫气的红叶桥，奔过本姬木町七丁目，赶到了位于大道三丁目附近的具足町德撰茶叶铺。

“但愿八时之前有个了结。”

藤吉这样咕哝着，进了门。正门卸了一扇门板，昨夜积的小雪上脚印杂沓。凭多年的经验，他直觉这案子有点棘手。他的眼睛虽还未适应黑暗，却也看得出烛台和大灯笼的灯影里人头济济，黑压压地涌动。

“诶哟诶哟，八丁渠的捕头老大，欢迎光临——这么说也不合适。总之出了大事，快过来——哪里，尸首没有动，原样留在仓房里。”

边说边匆匆出来的便是街道上的消防夫头儿常吉。

“官差们来了没有？”

街口值夜的按理不会半道被事情绊住，倒也罢了，连验尸的官差也没有到——藤吉和彦兵卫心不在焉地听着常吉的回答，由他领着，穿过这么大一间店铺湿气重重的玄关，来到茶室边上，这里茶箱一直垒到厨房饭釜跟前。

家中诸人为这飞来横祸所惊吓，看见抖抖索索袖着手的两人，也不知招呼，浑如视而不见。藤吉眼珠子一扫，料定大声呼喝着在店面和里间来来去去的仆人便是大管家喜兵卫，便走了过去。关系较近的亲戚大概也已赶到，偌大一幢屋子乱成一团。藤吉心下反而高兴：如有可疑的情节，这乱哄哄的倒是方便展开调查。

在白墙的仓库边上，有一栋木结构的房子，便是缢死案的现场茶叶仓房。方才那位仙太郎脸色苍白地守在入口处。邻舍以及商贩人们里里外外正喧哗着，看见三人进来，不约而同地噤口，唯恐受到牵连，逃也似地出去了。

在写有“德撰”两个粗体墨字的灯笼照耀下，由一根绳子悬在屋梁上的，确凿无疑，正是此间的主人德村撰十已经大变的模样。

撰十生前诨名大关力士，体型甚为肥壮，这样如岁暮的鲑鱼般挂着，莫名地有几分威严，似乎就要听到他那熟悉的口齿含糊的声音说：

“来的可是合点小院的老大？且进门喝杯新泡的茶罢。”

这感觉甚至有些好笑。藤吉绕到跟前抬头看着尸身，沉默良久。彦兵卫用手背擦着鼻涕，不胜寒意似地拱着肩。昨夜见时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却成了这副模样，想是有诸行无常、生者必灭的感慨。挂在梁上的那根结实的绳子纹丝不动，默默地承受着沉重的尸骸。晨曦借着积雪的反光从朝东的格子窗照进来，一样东西跃入藤吉的眼中：在尸体脚下，堪堪就要擦着脚趾的位置，搁着只贴有“宇治”字样货签的空茶箱。

“掌柜的预期落空，茶叶销路不如意。昨日早上在澡堂里遇见时，他还在为这桩事苦恼非常。真是没想到，竟然会出这种事——我也是——”

常吉欲言又止。藤吉接过话头：

“有没有其他可能导致他自尽的情况？掌柜的除这宅子外，还频频出入于其他地方罢？”

藤吉作出一副困倦的样子，暗暗观察对方的脸色。

“这个——”常吉挠了挠头。

“说到底，自老板娘在三年前的秋天先走一步，掌柜的也开始精神不济，更兼生意不太顺利，想来心中甚是煎熬。但是，我想不出有什么非要走上这样一条绝路的理由。呃，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喏，就是奥州路在找的那什么全然不见头绪，掌柜的一直念叨着，说愁得头发都白了。”

藤吉竖起耳朵听得仔细。

“奥州路的那什么到底有何讲究？难不成竟与《白石传》[注]这类老掉牙的恩怨情仇有关？”

“如此说来，老大您还不知道德松那桩事？”

常吉一脸惊诧。

“头一次听说。”藤吉敷衍带过，“那德松究竟是何来路？”

“说来话长——”

慢性子的常吉哪怕这种场合也要卖个关子，带点得意地瞅着藤吉。藤吉挥手制止。

“那回头再说罢。在死人跟前讲因果报应，你不觉得瘆人？对了——诶，阿彦。”

他回头看看站在边上的彦兵卫，

“你过来一下，把尸体放下来。总不能在验尸官到来前一直这么吊着。”

说着，他用下巴指了指尸体正下方的宇治茶箱。死者大约是踩着这箱子走上黄泉路的，现在这只空箱子不须挪动立即又派上了用场。

彦兵卫没有吭声，他站到箱子上，双手伸向绳结。两人退后两三步，仰头看着。彦兵卫甚是用力，绳子却久久解不开。藤吉打横报起尸体的双脚，略往上抬了抬。死者的脸蹭过彦兵卫的脸边，干枯的头发搭在他的额头上。彦兵卫不堪其扰地拂着这头发，不服气似地说道：

“见鬼，这绳子竟结得这么紧。”

“解不开么？算了，将绳结上方切断罢。”

藤吉的话音未落，呯地一声巨响，箱子裂开，彦兵卫瘦弱的身子火筷也似地滚跌在两人脚边。藤吉不由地松了手。对着他的鼻尖，缢死者的身体微微晃动，好似在冷冷地笑。藤吉拿着箱子的碎片，目光炯然看着刚爬起身来的彦兵卫。

“这箱子凭你这点能被风吹跑的体重就能坏掉，又如何能给这魁梧大汉垫脚？更何况在断气之前，必然要在箱子上踢蹬半天。”

“这可不是自尽，老大。”彦兵卫道。

“事情有点麻烦哪。”藤吉断然说道。

“就方才所见，我有一些不解之处。等官差大人来了事情就麻烦了。常老大，请你拿梯子来放下尸体。喏，绳子么从上头割开好了。还有，阿彦，你在发什么呆！且去这仓房入口处闻闻气味，顺便将店里的雇工一个不漏全都查一遍。”

三

店中伙计从大管家喜兵卫到烧饭老头共十四人，好大一家子。不过，据彦兵卫调查，这当中并没有谁形迹可疑。因地面覆了一层薄雪，加上诸人慌里慌张的纷沓脚印，仓房入口一点像样的线索也不可得。

“各位官差大人辛苦辛苦。”

藤吉向刚刚到场的町奉行官下面的小衙役打了个招呼，便将消防夫头儿常吉叫到仓房前，细细从头打听德松一事的下文。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就像当时商街大店经常发生的，老板娘佐江有病在身，掌柜撰十染指女佣冬儿，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德松。他出了一笔钱了断关系，将母子二人打发回冬儿的老家，奥州仙台一个叫石卷的地方。从那时起，年岁渐老的撰十每每惦记着那德松的行踪。他白手起家，将这

间店做成具足町数得上名字的大商铺。茶叶店越来越有名，而妻子未有子息，他便越来越想念这个不幸的儿子。德村撰十这人不单是个商人，于茶汤俳诗一道亦颇为知名，时常出入于武家宅第和旗本武士隐居之所。他原本便好此道，且岁月相催却无人可继承家业，年轻时遗下的血脉音信杳然，更兼三年前妻子撒手人寰之后，店里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大管家喜兵卫处理。因此，这个嗜好便成了他籍以忘却人世空虚的寄托。只是，纵然近来内心焦苦，但是仅因这样的理由，堂堂大商铺的老板遗书都不留一封便悬梁自尽，叫人怎么也想不通。

“那末，那个什么。”藤吉等常吉把话说完，开口道：

“那个叫做德松还是什么的小孩儿，至今不知去向么？”

“说是小孩，如今已跟那运货工仙郎一般大——”

藤吉撇下正答话的常吉，飞快地走到正好过来打水的女佣身边问了点什么，然后小声叫过彦兵卫，凑在耳朵边悄声说：

“听着，你速速去马食町吉野屋一趟，将一个越后来的叫作清二郎的上等布贩子找了来。”

彦兵卫颔首。待他的身影穿过昏暗的后厨，消失在门外，藤吉回到仓房，向验尸的官差搭话：

“大人，这看上去很像恶意作伪。总之这自尽存有疑点，且让在下稍作调查。”

“是么，我也正觉得有点可疑。”

年轻的衙役下巴剃得青青，似不甘示弱，挺了挺胸答道。

“不用费什么工夫。喏，一时三刻便可见分晓。”

藤吉沉声断言，随后便进到店内，将大管家喜兵卫叫到外廊尽头，这走廊通往茶室风格的雅间。这位四十上下年资深厚的老伙计，打从挂两管鼻涕的孩提时代起便在已故撰十手下干活，一直到今天。他待人接物透着沧霜，对于藤吉提出的问题，一一回答分明。昨日，已有三年没来的越后上等布料商清二郎出现在店里，此事藤吉适才已从女佣的话中了解。此人于正午前到来，在会客间与主人倾谈到黄昏五时方惊觉天色将暮，匆匆离席。这一情节更引起藤吉的注意。

“当时店里忙么？”

他眯起眼睛紧紧盯着喜兵卫的脸。虽叫做茶叶铺，主业却是批发，因此每日黄昏相对闲散，不过昨日倒是忙得不可开交——对于这个回答，藤吉满意地微笑了，重又开始撒网提问。

“那位叫做清二郎的布料贩子这三年间一直在奥州盘桓，可是真事？”

“对，这是他拿一桶仙台鲷鱼味噌给店里的伙计们作赠礼时说的，没错。”

“原来如此。”

藤吉抱臂道。随后，他用下巴指了指隔着中庭花木隐约可见的仓房近旁：

“那小屋从左手边的小道也可进去罢？”

“围墙破损得厉害，若是成心想进去——”

藤吉不待大管家将话说完：

“掌柜的好像很喜欢盆栽，那么，那边院子里的盆花，想必也多由他亲自浇水罢。如此倒是可疑——”藤吉侧首沉吟着，视线落在廊沿近旁的脱鞋石上。

“四处不见院子里穿的木屐，这是何故？”

“诶呀！”

喜兵卫低叫一声，朝院子里张望。

“哈哈哈哈！”藤吉笑了。

“院子里穿的木屐在仓房哪。一只翻着一只横着，甩在角落里，叫我看见了。这么一说，想必你已经明白过来。我还要问你一件事。不说别的，就问你们店里，有几人从跟海有渊源的地方来？”

“这——”

大管家思索了一会儿，

“至少有一个。”

“喜兵卫老兄。”

藤吉严肃起来，潜声道：

“你们店里有个伙计要被逮走。”

“诶？”

喜兵卫变了脸色。

“是这样的，”藤吉微笑道，

“掌柜的殁了后，你便是这宅子主事的。是以在动手前，我只跟你讲一讲。其实还不止逮走哩。你也知道，喜兵卫老兄，弑主这宗罪，须得骑在马上游街，最后要循例押往千住那边的小塚原注——”

“啊！”

喜兵卫大叫一声。天色渐白，在中庭一角，有个黑影像烟似地挪动。

“就是他了。”藤吉笑道。

“方才我说得吓人，为的就是让那人听见。”

院子里的黑影匍匐着接近矮树篱。

“喂，仙小哥！”藤吉唤道，“原来你在那里。”

只听得猿鸣般一声呼喝，仙太郎身形一晃，从院子角落扑向小路。

“混账东西，且慢！”

藤吉光着脚踩上院子里的青苔。

“老大。”

送葬彦兵卫立在廊檐下。

“我去过吉野屋了。”

“人在么？”

藤吉的目光越过矮树篱追踪着仙太郎的背影，怒喝也似地问道。

“那叫阿清的家伙，吓得脸都白了，直哆嗦。我把他揪到浅草桥的郡代衙门前，交给町公所的人了。”

“干得好！”藤吉说着跳上廊沿。

“阿彦，仙太郎那小子闻风跑了。他出了小路向左拐，必定要过稻荷桥。想是还未跑远，要不你去把他擒了来？”

“好嘞。”彦兵卫揉着鼻头，

“任他跑到哪里也不怕，我已闻过他的气味。老大，仙太郎那小混蛋是稻草味儿——”

“哈哈哈，又玩你那一套旁门左道。你再不利索点，娄子就大喽。”

“那末我便一路嗅着他的踪迹，把人给请回来。”

彦兵卫一把将衣摆掖了，朝大门跑去。

“阿彦！”藤吉追着他锐声道：

“听好了，你先别下重手，若是他不肯就范，你便不用客气，好好给他点苦头吃罢。”

“瞧这情形，难免混战，我心中有数。”彦兵卫嘟囔着回过头。

“那，老大，你接下来呢？”

“那还用说，当然是去郡代衙门前将那卖布的好好拷问一番。”

四

三俣滩上浮着羽毛一样的积雪，水量大增。就在田安府邸前，运货工仙太郎扑通一声跳进水中，腾起白茫茫的水雾。彦兵卫站在岸上连声叫“抓犯人，抓犯人”，便有那监船哨的平底小船从上游桥下放出，三两下摇棹向两百米开外的下游而去。

而在这之前，越后布商清二郎已在藤吉的审问下对一应罪行供认不讳。

三年前打德撰店里经过时，撰十听说他接下来要往北去，便殷殷恳求清二郎代为搜寻那未见光的儿子德松。可是，所知线索不过是仙台石卷冬儿德松母子，搜寻自是徒劳无果。故三年后再次踏上江户地面的清二郎带着失望来访，与撰十详述苦心寻找的经过，一直到黄昏才回。这内室密谈被运货工仙太郎不经意间听了去，又惊又喜。

某个星光清朗的夜晚，宫城野外，琐事口角之下，仙太郎杀死了接生婆阿冬的私生子，一个叫柄松的玩伴。于是他来了江户，为着从长计议，托外神田的上总屋牵线，住进德撰商铺打工。一直到昨日，他做梦都没有想到，那柄松竟是主人撰十唯一的继承人。晓得这个秘密的同时，他心中生出了一个奸计。当了这等商铺的大老板，绫罗绸缎加身，过上优哉游哉的日子——这图景走马灯也似地在他眼前掠过。论年纪论身量，柄松与他十分相像。仙太郎想到了《天一坊》注这一出老戏。好事不宜迟，便趁忙乱之际，追上正往回走的布商清二郎，将他带到新右卫门町的面馆子，将事情一五一十说明了，请其相助。

一开始清二郎连连摇头，不肯行这等法外之事。但是架不住仙太郎威胁，道是既已让你晓得我的旧伤疤，若是不好好应承，便取了你的性命。更要紧的是仙太郎许以重酬，利欲熏心之下，清二郎终于苍白着一张脸答应下来。

两人议定，在事情谈妥之前宜尽量避开其他伙计，因此约在凌晨三时，先由清二郎潜入廊前，将撰十引入仓房，然后将仙太郎充作德松，父子相认。到这里事情还算顺利，撰十一时喜极落泪。然而，渐渐地他大约觉出奇怪，开始问东问西，刨根究底。可叹仙太郎终究是个冒牌货，眼看就要败露。他既有前科，见势不妙，便吐露杀死德松一事，同时猞猁也似狂性大发，不甚费事就用腰间的手巾勒了撰十的脖子。

后来的事就简单了。

仙太郎令方寸大乱的清二郎帮他将撰十沉重的尸身吊上屋顶，再在脚下摆了宇治茶箱作踏脚台，企图伪造心死自缢的假象。

“话说回来，老大。”

甫从本町官差衙门出来，大管家喜兵卫便拽着藤吉的衣袖道：

“您打从一开始便盯上了仙太郎，这眼力，啧啧，虽已不是第一次领教，我也是——”

“哪里哪里。”藤吉笑得和气，

“他到我那里报信时，罕见地别着条皱巴巴的手巾，一不小心落到我的眼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您这样一说，诚然仙太郎平时总将手巾叠得四四方方的别在腰上。”

“还有，我跟你说。”藤吉跟他并排走着，

“给大块头的掌柜垫脚，那只茶箱可有点不够结实。”

“垫脚箱上露马脚——这句妙不妙，老大？”彦兵卫在背后笑说道。

“笑什么笑，蠢材，不晓得我正在办案么！”

藤吉叱道。接着又回身向同伴道：

“不过呢，喜兵卫老兄，说一千道一万仙太郎那小子的运气坏就坏在那绳结上。那叫做水神结，可是大有来历，那是开快船的舵手为了船帆不被风刮跑而打的结。一看到那结，我心中便有了分晓。因我忽然想起仙小子有次自己说，他在石卷老家时曾在往松前去的渡船上干活。将那般沉重的尸体轻轻松松便吊起来，从这点来看，仅凭一人之力是做不到的。不过，在审问布贩子前，对于德松一事我并未如何重视。大管家，容我回头再来吊唁——少不得把我最体面的衣服从衣橱里翻出来——”

道上的雪已经开始融化。藤吉和彦兵卫二人回到八丁渠合点小院，一打开门，兜头便被正在逼仄的水池子边准备早饭的够呛勘次那粗声粗气的呼喝声给吓了一跳。

“对不住！”勘次单手拿着吹火筒吼道。

“方才消防夫头儿老常来跟我说了。老大，德撰出了了不得的大事么！都说是不知者快活似神仙，我是不知者睡得香甜，对不住啦。原谅我罢。那犯人呢？”

“也没费什么事。”钉起子藤吉豪爽地笑了。

“容易得很，早饭前就了结啦。你说是不，阿彦？”

送葬彦兵卫却觑着炉子上沸腾的味噌汤锅，努着嘴，“嘁”地咂了一下舌。

“轮到阿勘哥做饭的这一天，汤里必定漂着裙带菜。”

---

1. 贱民：江户时代处于士农工商之下的受歧视阶层，往往从事耍把戏、刑场杂役等低等职业。（译注）
2. 萝卜河岸：即京桥至绀屋桥一带的京桥川河岸，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在萝卜旺季，大量萝卜汇集于此，故称“萝卜河岸”。（译注）

3. 《白石传》：净瑠璃剧目，讲述奥州民间姐妹为父母报仇的故事。（译注）

4. 小塚原：即小塚原刑场，存在于江户时代至明治初期。（译注）

5. 江户享保年间（1716～1736年），僧人天一坊以将军血脉自居，聚众闹事。他自称母亲在将军手下做事，怀孕后被赶回娘家生下他。（译注）